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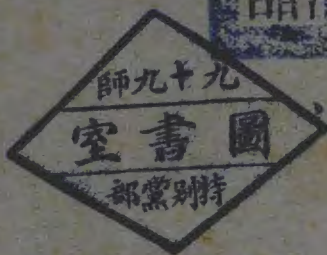
社會科學名著譯叢

帝國主義與文化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烏爾佛著

李之鶴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23

社會科學名著叢譯

帝國主義與文化

烏爾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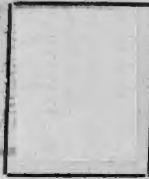
李之鷗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十八年三月五日再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烏爾佛

譯者 李之鷗

發行者 新書局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
新書局
九號

實價大洋三角

帝國主義與文化

目次

- | | |
|-----|------------|
| 第一章 | 導言 |
| 第二章 | 十九世紀前之文化競爭 |
| 第三章 | 帝國主義與亞洲 |
| 第四章 | 帝國主義與非洲 |
| 第五章 | 帝國主義之逆轉 |
| 第六章 | 世界文化會通問題 |

譯者閒話

這本帝國主義與文化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是英國經濟學家烏爾佛氏 (Leonard Woolf) 的近著，雖然持論穩重，算不得十分澈底，但對於帝國主義的發展，特質及影響，與國際紛爭的過去，現在及將來的分析，却很簡明扼要，這是我便讀使譯的唯一理由。

我對於原書是取直譯，惟於最後一章，因嫌繁冗而略有減裁，這是要對原著者表示歉意，同時也要向讀者聲明的。

李之鷗誌於滬濱

一八，一，四。

第一章 導言

在一八〇〇與一九〇〇年間，歐洲經過一次大革命。其結果，相沿傳下之以封建制度，君王，貴族，特權，驛車，燭光為特徵的歐洲文化，歸於破產。所以破產的原因，一由於君王貴族之昏暴，二由於法國革命，三由於產業革命之成功。代之而起者即今日所謂之西方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這個文化的特徵，乃是平民主義，普通選舉，工廠，機器，鐵道，汽車，飛機，電報，電話和電燈。

歐洲內部組織及其文化結構上的激變，隨即引起了歐洲對於世界其他各洲關係之重大變更。凡政治，經濟，社會，智能各方面的進步，僅限於歐洲和北美洲的居民，以全世界人口論，實居極少數之部分。若在亞洲，非洲，澳洲，和南美洲，不僅無所謂法國革命或產業革命，即其居民感覺上或社會制度上對之亦毫無反應或影響。是以在一七五〇與一八五〇年間，歐洲之進步已可比擬由石器時代而進於銅器

時代，或是由金器時代而進於鐵器時代。而在此同一百年內，無論亞洲人或非洲人仍然沿襲故舊，其所生活，所作爲與所思想者，實與其祖先數百年前之情形無稍差異。

世界是一個幽久而遼闊的大地，實際上已有無數年代的發展，在其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才有各種不同文化的同時存在。古代希臘，埃及和巴勒斯坦文化極相懸殊，然各能平行發展毫無牴觸。我們很可想像當我們祖先中已有人不甚信服預言家的時候，一定也有許多祖先還是『文身』的野蠻人，而且彼此毫無接觸或影響。即在十八世紀時，歐洲，亞洲，與非洲之文化和野蠻主義，也是各自循其歷史而發展，縱然有時交換理想，宗教，或貨物，且不免有衝突的發生；但就全體說，實在沒有多大關係。

但是十九世紀之新歐洲文化，則變更一切了。這個文化是一種好戰善爭與支配利用的文化，而這種威嚇形態是許多原因助成的。因機器之發明，交通運輸方法大

爲進步，縮短了世界的空間距離。人們的空間距離愈接近，則交換理想與相互婚姻之機會愈多，而彼此影響亦更深而且大。在十九世紀以前，因交通運輸之困難，致各大陸與各種文化間完全孤立絕緣。雖然也有征服和殖民的事實，但是多屬偶然，而且沒有很大影響。

這個由產業革命所發生的新西歐文化有一個特質，就是在歐洲以外完全是掠奪的。就經濟方面說，必需多數市場與大宗原料。產業愈工業化，則開拓新市場與新原料來源愈爲必須。因此發生了對於亞洲，非洲，澳洲與南美洲的經濟侵略。這便是各洲民族感覺新文化壓迫力的第一個方法。在亞洲與非洲方面，這種壓迫具有其特別形式，使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迴異於前世紀之政治侵略與文化競爭。因交通運輸上機器之發明，給歐洲人以絕大權力，使能開拓遠方土地以達到其工商業目的。至如工業機器之發明與新式工業之興起，則已完全變動了世界自然力的均衡。(Balance of Physical power in the world) 在十九世紀以前，各大陸之文化平行發

展，此一文化並無壓服彼一文化之優勢。亞洲軍隊爲爭此優勢，常能與歐洲軍隊接戰；非洲人亦能恃其毒箭，湖澤，叢林與蚊蟲以求自衛，而與肩荷鎗彈腰帶酒瓶之歐洲人相對抗。但是這種情形不久就完全改變了。亞洲人之生活及戰術與其十二世紀時之祖先無異者，頓覺其已陷於新式鎗砲，軍艦，飛機，鐵路各種利器之重圍中；此外爲彼所未見且不識者，更有所謂近代國家內新式工業之有組織的權力（The organized power of modern industry in a modern State）在。這樣一來，無論亞洲人 或非洲人都沒有抵抗歐洲人意志的力量了。

所謂『近代國家內新式工業之有組織的權力』一語，實足顯明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歐洲對於世界關係上之另一特質。在由產業革命所發生並由盲目經濟勢力所引誘，以謀操縱亞非兩洲市場與出產之製造家，商業家和資本家的後面，更站立了一個由法國革命與拿破侖戰爭所產生之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近代國家。這種國家的政府權力常有意或無意的，直接或間接的，被其資本家利用以侵略其他國家，而達

到自私自利的目的。這類事實極爲顯著，其影響亦足驚異。曾有一次極迅速而極兇惡之世界征服爲人類歷史上所罕見者。在一八一五與一九一四年間，亞洲，非洲與澳洲幾全部皆直接或間接屈服於歐洲國家威力之下。這個過程當在以下各章詳細討論，這裏僅注意其特徵。亞洲與非洲之屈服於歐洲國家，有時是直接的，有時是間接的。直接的屈服始於非洲，即比利時，葡萄牙、意大利與西班牙列強所瓜分。繼發生於印度，錫蘭（Ceylon），緬甸、馬來半島，中國各地與亞洲被俄國所併吞之一帶地方。在這些情形之下，土地被歐洲列強用武力佔領了，國家由歐洲人管理，政府由歐洲人主持，人民亦受歐洲人法律的約束。但是亞洲除日本外更有間接屈服的實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與中國名義上雖爲獨立主權國家，然實際上主權喪失殆盡，所謂獨立亦虛僞。這些國家概受歐洲列強之保護，僅程度上略有差異。在相當範圍內，雖能自行處理政務，但在經濟，軍事及其對於歐洲關係上，必須仰承歐洲列強之意旨而不得有所違抗。

歐洲征服亞非兩洲幾及全部約百年之久，實爲世界史上所罕見之事蹟。在十九世紀末葉前，歐洲人嘗恃以自誇耀，視爲西方文化之碩果與光榮。他們更因以相信歐洲白人無論體力，智力或德性方面均較其他種族爲優越，在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時候，就可統治全世界，把所有土人和異教徒都變成歐洲人和基督教的信仰者。實在講起來，一切土人和異教徒聽天由命樂受歐洲人統治的劣根性，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漸消失。誠然在各種事例上，當亞洲人或非洲人屈服於歐洲人並承認其統治或保護前，常有血性男兒因反抗而遭犧牲者，但是歐洲人統治一經確定後，就很少發生反抗歐洲統治的運動；其實這個反抗是不會引起歐洲的遠征的。是以歐洲帝國主義者向征服地要求權利的時候，向來不遭仇視或反抗。直至一八九六年才有阿比西尼亞土人（*Abyssinians*）對於意大利的反抗勝利；一九〇五年更有日本戰敗俄國的新記錄。

日俄戰爭是帝國主義史上一個旋轉點。自一九〇五年後，事實上逐漸顯明以前

是歐洲對於全世界的征服，以後是全世界對於歐洲的反動。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雖然戰勝了中國，依然被歐洲列強視爲非歐洲的劣等國家，和波斯中國一樣，應受西歐文化的支配。但是到了一九〇四年，日本就能毅然拒絕對於俄國強權之屈服，且實行對於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反抗。這個反抗的成功，不僅維護了非歐洲人獨立自主的特權，日本本身也升到了世界列強的地位。這件事實對於一切被歐洲壓迫的民族，有極大的影響。亞洲各國首先受其影響，但是因爲歐洲大戰的教訓與機會，現在已經普及了非洲和南美洲。近來全世界已經潛伏了一個團結力量，所反抗的中心目標，便是歐洲列強的統治，歐洲資本主義的掠奪和西方文化的橫暴。這個力量的集中與運動的擴大，便形成了今日全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我們要知道上面關於帝國主義及其現在地位的描述，是否言過其實，必須考察今日世界形勢並且和一八〇〇與一八五〇年間的情形作一個簡單比較。在一八五〇與一九二七年間，非洲除阿比西尼亞與來比利亞（Liberia）以外，全部併入歐洲列

強的統治，在亞洲僅有日本能稱爲真正獨立主權國家。若印度，緬甸，馬來半島，早就成了歐洲列強的殖民地。至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與中國，名義上雖爲獨立，然其對外關係與內部軍事及經濟要項大都受歐洲國家之支配。但是對於歐洲統治的反抗運動，到了十九世紀末才漸漸發展。及至今日，亞洲一切半獨立國家已大都由歐洲統治中求解放，如土耳其，波斯和中國更是猛烈的進行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這種反抗運動在被歐洲壓迫的其他亞洲民族中，也很顯著而且異常激烈。印度人爲要求自治，國內情形極爲不安，英國政府之地位愈趨困難。埃及民族自決運動正烈，勢必脫離歐洲之羈絆而後已。巴勒斯坦現正積極推行所謂亞刺伯民族運動。法國對於突尼斯（Tunis）既已窮於應付，而敘里亞（Syria）的問題更爲棘手。在尼佛（Rif）地方至今尚有阿卜都卡尼姆（Abdul Karim）反抗西班牙與法國的悲劇。即在熱帶的非洲，現在也時有顯明的騷擾與反動。更轉過大西洋，則見南美洲人對於北美聯邦新興的帝國主義怒目而視。

假設我們已經死去數百年，而且逐日逐月逐年所發生的社會事蹟也縮成這個時代的史料，那末歷史家一定要稱述帝國主義及其反動爲這個時代的重要事實。這個運動實在改變了一切人類社會的結構，比有史以來所發生的事件都要劇烈。我們很相信新西方文化如果能融合亞非兩洲的古代文化，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幸福，然而今日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推行新文化的利器是鎗頭和砲口，所以人們所享受的祇是戰爭，殘酷，欺詐，壓迫和剝削。這樣便發生了一個反動，所有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或國家隨時隨地都在設法推倒歐洲帝國主義的統治和西方文化的壓迫，這個反抗運動的結果，在將來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是一種很恐怖的運動，壓迫者——帝國主義——究竟是寬容的或殘酷的對付被壓迫者——弱小民族——還說不定。所以這個運動的將來，還要看帝國主義者對付這個反抗運動的方法怎樣。現在還有人在那裏辯論帝國主義究竟是好是壞，或東方民族在歐洲人統治之下是否有利？這類問題實在毫無意義。我們依據客觀事實可以斷定在十九世紀充分表現其特色的帝國主義

，的確沒有永久存在的可能。這裏應該注意的唯一問題，就是帝國主義的崩潰究竟是和平的，還是流血的？

本書重在討論帝國主義的特質，現狀和結局，也就是代表西方文化的歐洲與其他各洲——尤其是亞洲與非洲之將來關係的問題。至如何建立另一種新式文化，而此新式文化應如何適合舊制度且與其他文化應有若何關係，也是這個大問題裏面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應該先把事實和觀點分析清楚。我們所認為文化競爭的，也許他人認為種族，宗教或民族性上的衝突。所以觀點更是重要，我們須先略為說明種族，宗教與民族性對於帝國主義之關係，詳細情形則留在以下各章討論。

自然很顯明的，種族，宗教和民族性常與帝國主義的現象有密切關係。但是我們加以詳密考察，則知此三者實非主要元素，雖然有時在表面上種族與宗教競爭很像主要原因，而其根本問題還是文化競爭。因為種族，宗教和民族的競爭實非主因，只可說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病象。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引起今日中國之解放運動，印

埃及之兀陞狀態，土耳其之自主鬥爭與回教國家之仇視歐人的，並非種族，宗教或民族性，而是帝國主義宰制下各種文化的競爭。

首先討論種族問題。我們可以把中國日本和歐美的關係問題與太平洋問題當作白種人和黃種人的種族競爭；或是把南非洲與德牙（Korea）的非洲人和歐洲人的關係問題當作白種人與黑種人的種族競爭。許多人常以為皮膚色素或頭髮結構的差異，是各種政治或社會現象的適當解釋。他們解釋歐洲大戰則歸根於德意志人之頭顱形狀與頭髮顏色，並且承認一種不甚真確的事實，以為德人和英法人有種族上的差別。他們更以為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以前英國和法國間的仇視，是由於拉丁人與盎格羅薩森人的種族競爭，然事實上並無所謂盎格羅薩森族與拉丁族。實在說起來，現在關於國際政治社會問題的許多解釋，正確的很少。至如關於種族優劣與種族競爭的各種言論，更是毫無意義。所以我們對於凡以種族差異來解釋國際爭端的公法學家，應該持一種懷疑態度。

我們現在再略為考察一二個所謂種族競爭的問題。中國人與日本人是和歐洲人，美洲人與澳洲人不同種族的，一方面是具黃色皮膚的蒙古利亞人，而他方面是具白色皮膚的雜種族。中國現在還受歐美列強的壓迫，所以對於白種人及其政府不免表示疑忌。至如日本已為近代強國之一，對於白種人並無強度的猜忌，不過對於美國因為太平洋的權力均衡問題，感情比較惡劣些。但是我們也承認遠東與太平洋方面之黃種人與白種人的關係，近來却因美洲澳洲對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移居的反對和限制種種事實愈趨於複雜與糾紛了。

我們相信對於種族的信仰及與此信仰有密切關係的感情二者對於這種種族間的仇視與猜忌狀態是很有影響的。中國普通羣衆『打倒洋鬼子』的口號，美國人以爲祇有強大艦隊和移民律館能夠對付日本矮子，實在都是種族信仰 (Racial Beliefs) 和種族感情 (Racial emotions) 在那裏作祟。如果我們祇說種族色素的差異與由此差異所產生的遺傳仇視，是這種政治狀況和危險心理的總原因，那就未免太誤解了客

觀事實。像這樣的診斷是和把病人身上斑點當作紅熱症原因的一個醫生診斷的一樣笑話。所以我們必須考察引起遠東民族與西方民族間險惡狀態各種事件的歷史，然後能知道種族競爭不過是表面的病象；而在帝國主義激動下的文化衝突和遠東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抗運動，才是真正原因。

現在須把中國研究一下。中國土地面積包括蒙古與西藏在內約四百萬方里。人口約四萬萬，白種人僑居其中者約八萬人。這種事實的簡明敘述，就可表示中國人現在對於歐洲人的態度，絕對沒有甚麼種族競爭的意義，在八萬異種人零落在四萬萬不同種族人叢中的這樣情形，尙且沒有種族競爭的元素，然則住在南京的中國人與住在倫敦的英國人的中間還有甚麼種族競爭麼？誠然也有一種競爭，南京的中國人雖然未曾看見過倫敦或巴黎的歐洲人，而對於他們却是非常疑忌的。不過這個競爭不是種族的，乃是一種文化上的競爭，換言之這個仇視不是由於種族的差異，而是對於西方文化及帝國主義的一個反動。中國人之認識西方，僅由於西方帝國主義

國家的威力與其商人的關係。他們知道西方列強曾用武力威脅中國開埠開港以爲外人居住與經商，而且要買運來的洋貨與鴉片煙。他們更知道列強霸佔了中國的土地，勒索了中國的賠款，操縱了中國的關稅，並且劫奪去了許多經濟權利。實在的說，在這種形式之下，西方工商化與武力化的帝國主義文化便破壞了中國古代的太平文化。既然如此，所謂反抗運動實在是此一文化壓迫彼一文化的一種反動，並沒有所謂種族的關係。

我們更從另一方面來研究白種人與黃種人的關係，就是美國與日本間的衝突問題。美國與日本的衝突是兩方面的。在第一方面有所謂太平洋勢力均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實在沒有種族的意義，這完全是一個權力，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問題。日本對於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反抗，前面已經說過，是以西方爲模範來轉變自己爲一個工業化與軍國主義化的國家。日本現在已經成了世界強國之一，並且利用其威力與權勢在高麗和中國採取了和歐洲列強一樣的帝國主義政策。我們知道帝國主義

常具有兩副面孔，就是一方面有帝國主義國家與其殖民地的關係，他方面更有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帝國主義國家因亟謀統治並侵略殖民地，相互間常發生劇烈的競爭。所謂日美競爭與太平洋問題實在不過是帝國主義國家間權力與殖民地競爭的一個實例。這與英俄在亞洲方面的競爭，十九世紀英法在非洲方面的競爭，二十世紀的英德競爭毫無差別。在各種情勢之下，我們可以看得出共同的病象，就是統治遠方殖民地以遂其市場與原料目的的慾望，勢力均衡與軍備比例問題的緊張，和列強間國際政策的軋轢。由此可知這個病症不是種族的，而實在是政治經濟的；並且這個病症的發生，是西方文化所以發展並推行於世界的那種形式和組織所引起的。這種情況發生於英德間或法意間，是和在黃種人與白種人中間發生一樣的容易。不過我們也要承認這種帝國主義的軋轢與恐怖狀態，一定會因種族的差異與謬見而更加劇烈與紛擾。

日美關係的另一方面便是移民問題。說到這裏，我們似乎要承認種族或種族競

爭有點關係，美國人對於亞洲尤其是日本移民的反對，和日本人以爲不得獨被歧視的要求，二者滲雜起來，便形成了兩國人民所認爲的種族競爭問題。白種人所以認定是種族關係的，因爲他們覺得他們在本國內的優越地位一定會受皮膚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標準不同異族移民的影響。亞洲人所以認定是種族關係的，因爲他們覺得他們之所以被人排棄的完全是異族的原因。但是我們要知道，種族感情在這個移民問題上雖然很有關係，而在這個競爭問題的根本原因上則種族關係很小，美國人反對日本移民，根本說起來，並不是因爲日本人和加利福尼亞居民的種族不同，而是因爲他們的經濟生活和文化標準大相懸殊。他們的差異固然激起了相互仇視或惡感，但是種族地位與文化標準是有極大妨礙的。種族的差異固然激起了相互仇視或惡感，但是種族競爭的發生實在經濟競爭和文化衝突既起之後。所以我們很懷疑美國人或任何白種人對於亞洲移民的反對，除非這個移民是足以引起經濟競爭問題。

我們如果從移民國如日本的觀點上來觀察這個競爭，也很像是帶有種族關係的。

。日本人以爲他們被排斥的唯一原因是他們皮膚色素的不同，所以自始就認定這是種族問題，無論事實上願不願到加利福尼亞去，也要堅持主張在加利福尼亞的移民律上不應對於黃種人獨有歧視。

這個種族問題將在以下各章詳細討論，我們現在應略爲研究宗教與民族性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我們相信在帝國主義國家和亞非兩洲弱小民族的競爭上，宗教也有相當重要。近來穆罕默德主義（Muhammadanism）復活與回教民族參加亞非兩洲反西方帝國主義運動的事實，使我們不能不相信有許多競爭是宗教的。西方人士常驚稱所謂泛回教運動（Pan-Islamic movement），以爲這對於基督教徒的危害物。泛回教運動確是在帝國主義者夢裏作祟的魔怪之一，與在大帝國主義者凱撒第二（Kaiser Wilhelm II）夢裏作祟的魔怪——『黃禍』（Yellow Peril）是同宗。不過我們須注意的，就是被這些國際魔怪恐嚇得最利害的特別是帝國主義者，這表面很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報應。而且在這個黃禍與泛回教運動恐怖裏面，實在也有

不可忽視的魔力。近來回教徒對於西方基督教國家已有顯明的反抗運動，而且凡屬回教民族都漸漸團結起來了。但是實在說起來，這是對於西方文化之壓迫與歐洲列強之專橫的反抗，換言之，就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反動。不過很湊巧的，亞洲及非洲方面受歐洲列強政治壓迫與經濟侵略的國家或民族，多數是信奉穆罕德教罷了。自然，當潮流轉向反對帝國主義的時候，反抗運動也就順着最便捷的流路而進行。例如遠東方面，此反抗運動是循着種族的流路，而在土耳其，埃及，敘利亞，阿剌伯與波斯則順着宗教差別的流路而推進。但是我們要認識清楚的，宗教競爭是次要的，實際上不過是反帝國主義運動與文化競爭的偽形。

民族性或民族主義在今日世界確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們仔細考察事實，就知道民族性和種族宗教一樣，只是國際糾紛的次要原因。民族自覺或民族主義在亞洲和非洲方面近來頗為發展。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現在都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近來亞洲與非洲民族的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確是受了民族主義的極大影

。但是民族主義却不是這些國際競爭的根本原因。民族主義就好比一條流路，所有反帝國主義的潮流都自然而不覺的在這裏面匯台奔湧；不過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流路，因為能使國際競爭更加劇烈。換言之，近來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已經採取了民族主義的形式。歐洲列強在亞非兩洲的統治，西方文化對於亞非兩洲民族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經引起了民族的團結，促進了民族的自覺，並且發展了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新聯合戰綫。這個過程是和已前法國拿破崙時代稱霸歐洲，統治意大利，西班牙。荷蘭與德意志的始末一樣，現在不過轉移到亞特拉斯山系 (Atlas mountains)，開羅，(Cairo) 安哥拉 (Angora)，達馬士革 (Damascus)，麥加，(Mecca) 推赫蘭，(Teheran)，印度與中國罷了。

本章對於帝國主義及亞非兩洲的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已經作了一個概括的研究，並同時指出了帝國主義的特徵便是文化競爭。以次我們當詳細研究亞洲及非洲方面所已經發生的文化競爭問題。但在研究此問題之先，我們對於此種競爭和已前相

類似競爭的歷史關係實有考察的必要。所以次章略為研究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時代以前之文化與種族的歷史。

第二章 十九世紀前之文化競爭

由前章的討論，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各種不同文化之衝突的一種形態。歐美列強瓜分非洲和對於亞洲及南美洲的政治經濟侵略不過是此一文化壓迫其他文化之一種歷史運動或過程的一部分，其結果就是西方列強政治的與經濟的征服了亞洲和非洲的民族或國家。

稍為研究過十九世紀歷史的人，是不會否認這種運動或過程與相伴發生於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間的一種特殊心理態度的。但是我們必須堅持這個帝國主義的解釋，因為現在有許多人尤其是偏袒帝國主義者的人們，還在那裏否認有所謂帝國主義這個東西。他們以為所謂帝國主義是一些不愛國的人想像中的虛構物，而且是自己

發明來打擊祖國的一個巨棒。所以如果有人在他們面前偶一批評西方列強對於亞洲及非洲的政策，或不慎應用了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他們就要表示驚奇厭惡鄙為不通之論了。

他們攻擊我們對於帝國主義批評的另一方術，就是用些新名詞來表明國際現象與所謂優越民族支配劣等民族的方法或過程。本章目的即在駁斥此類異論。我們深信帝國主義是一個實在的東西，是一種威嚇的運動，而這個運動已經有其特殊政治心理，並且促成了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平現象。我們更相信這個帝國主義運動雖然略略顯示古代文化競爭的形式，而其本身實具有幾種特色，這些特色祇能證明其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最危險的運動罷了。

我們要了解這種性質的帝國主義，必先考察其歷史的形態。而且必須了解各種不同文化間之關係的歷史後，才能了解帝國主義之實際性質。這是本章所以重在研究十九世紀前各種族與文化之歷史的重大理由。

現在對於帝國主義者所自信可以解決而未得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再作一個簡略而客觀的討論。法國革命，拿破崙戰爭與產業革命把歐洲社會的結構完全變更了。散居村落的農民因以改變而為工商業的城市居民。這些十九世紀工業化的國家較之十八世紀的農業國家遠沒有自足自給的可能，所以不能不發展一種組織完密而複雜的國際貿易制度。我們很可說這個時代是機器，工廠，股份公司，資本主義，工業商業及財政國際化的時代。這是關於經濟方面的情形。再看政治方面，這確是由君主政體或貴族政治轉向所謂德謨克拉西政治的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期間，各工業國家的政治權力轉移到新興中間階級 (New middle class) 的手裏，尤其是這個階級裏面有勢力的份子如財政家，工業製造家與商人操縱了政權，所有政府機關是完全仰承這個階級的意旨。而這個時期文化的特色便是工商業的權威，公私財富的累積，物質事物的先佔，理性和科學的心理態度，物質昌盛的理想與自由平等的思潮。

我們由這新文化的幾種特色看去，就知道其影響絕對不僅限於歐洲，而必然的趨勢是要向外擴展衝壓到亞非兩洲的民族與文化。隨着新運輸方法的進步，經濟勢力更強迫此新文化擴張其經濟關係到更爲廣闊的範圍，新興城市的居民必須由國外輸入食物才足以自給，新式製造工業必須有熱帶出產的原料供給，而機器廉價出產品的發達，更有搜掠世界礦產的必要。這樣一來，其結果便是國際貿易的大擴張。同時向爲歐洲工業製造家原料供給的各洲，也更加重要成了銷納歐洲工業出產品的市場。而且因爲歐洲各國保護關稅主義的盛行，不易開拓市場，是以歐洲工業製造家更覺有在亞非兩洲多覓新安全市場的必要。

這個經濟衝動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歐洲工商業化的新文化和亞非兩洲民族的短兵相接。而第一次接觸實在是經濟的。非洲，印度，錫蘭，中國與日本開始認識西方文化，是由於商人或貿易公司的關係，當然在這新文化的後面也就感覺了歐洲國家的威力。因爲文化所包含的，一半是實質的事物如火車，飛機，軍艦和鎗砲，

一半是人們內心的信仰和慾望。說到這裏，我們似乎相信人們頭腦中的理想很能決定他們的歷史及其文化的命運。如十九世紀歐洲人的頭腦中有些事情思索着，就必然的先之以商人在亞非兩洲的試探，繼之以歐洲國家的干涉。我們知道『經濟競爭』(Economic competition)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基本理想。稅率與保護關稅政策是這個競爭裏面的武器，厲行保護關稅是給工業製造家和商人一個很大打擊。所以亞洲與非洲的富源和市場還未及完全開發的時候，就變成了這個國際經濟競爭的對象。在這個競爭裏面，各國的商人與資本家自然要請求本國政府的援助。歐洲列強利用這個時機，一面可以奪取並統治國外的領地，一方爲其商人和工業製造家開拓了良好的市場與原料來源。這樣一來，便是劍及履及的旗幟隨着商業走，商業跟着旗幟跑了。

影響帝國主義歷史的另一種理想，便是可以代表十九世紀文化一種特色的國家主義的愛國心(Nationalistic Patriotism)。歐洲的國家主義很早就變成了一種宗

教，以國家爲其尊崇的物象。不久帝國的理想和國家主義者的愛國理想發生了密切關係。一個帝國比較一個歐洲國家大，乃是一個更大的國家；而一個更大的國家比較一個小的國家在國家主義者的心目中是一個更大的偶像。所以歐洲商人對於國外市場的競爭就隨着帝國者對於國家光榮競爭的心理而更加奮進了；因爲在亞洲或非洲獲得了一塊土地，在一方面是經濟的獲利，而在他方面又是愛國者的天職。

既然這樣，所以附着經濟競爭，實用效率，開拓，武力和國家主義各種理想的西方文化，便直接襲擊了亞洲與非洲。但是除此以外西方文化還帶了一類由法國革命所得來的理想。這便是德謨克拉西，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道主義。這些理想對於帝國主義後半歷史有極大影響，就是激起了殖民地或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以上我們只是由歐洲的觀點來考察這個問題。然亞非兩洲的形勢也是這個問題的一部分。當新文化在歐洲實現這樣茂盛之花的時候，亞洲人與非洲人仍然是在

他們固有歷史所遺留下來的情形之下過生活，如果我們稍為考察中國、日本及印度的情形，就知道這些民族依然生活在一種組織牢固的村落社會，這種社會是古代文化的產物，而這種文化的特色是安靜的，宗教的，形式的，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這些東方民族已經發展了他們本身精巧形式的政府制度，社會階級，國民傳說，倫理標準，人生哲學，文學藝術和彫刻。至如非洲方面雖然大都是原始民族，但是他們也漸漸有了特殊形式的社會和政府制度。

這樣看起來，帝國主義者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使西方新文化——附着緊迫的經濟要求——適合亞洲固有文化與非洲原始生活。帝國主義解決的方法是直接用歐洲國家的威力來強制推行歐洲經濟制度及生活標準於亞非兩洲。果然不久非洲全部被歐洲列強瓜分了，亞洲如果不是因為歐洲列強間有分贓不勻的激烈爭端，恐怕也要與非洲同一劫數。我們知道如果一個國家的土地與人民已經受了歐洲列強的統治，瓜分是意中事；縱然有不能瓜分的，而政治支配與經濟侵略的實際結果還是

一樣。是以亞洲與非洲自政治屈服於歐洲之後，歐洲列強卽以其經濟制度強制施行於殖民地，而不顧及殖民地之社會組織，傳說與利益若何。惟其被征服者和征服者間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懸殊與此種征服之猛烈，所以文化上的衝突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者所要解決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西方新文化適合亞洲固有文化和非洲原始生活。「適合」(Adjust)這兩個字非常重要，很能表示十九世紀的文化競爭和以前的大相差異。西方文化是一種極精細而且複雜的文化，如果同時沒有一種精細而複雜的經濟組織和政治制度，這個文化也就根本不能成立。我們試將今日歐洲的政府，工業，商業，財政各種精密制度和十八世紀的簡單制度比較，就可知道近代文化和過去文化的差別所在。而且各種制度的精細與複雜確是近代文化的要害之點，如果除掉了這個精細與複雜要素，我們就立刻轉到了前世紀的生活狀況與文化形式。

這回事實對於產業革命後歐洲和世界的關係有極大影響。我們知道挾着西方新文化而與亞非兩洲相接觸的原始衝動是經濟的。凡是替帝國主義作先驅的歐洲工業製造家和商人，他們來到亞洲與非洲都具有一定經濟目的，就是販賣棉花或棉布而收買錫鐵，橡皮，茶葉或咖啡。但是在西方文化的複雜經濟制度之下進行這種業務，必須使亞非兩洲的整個經濟制度適合或同化於歐洲經濟制度而後可。這種同化工作已經由歐洲工業製造家，商人，財政家或歐洲政府在其威力，指揮和利益之下積極推行。在這個過程裏面，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完全改變，固有文化的基礎多被破壞，而給他們感觸最大的，就是坐視異國政府用威力來強制一切外來的事物。

我們相信以前世界上一定沒有像這樣劇烈的事情發現過。廣大的征服和統治固然常見諸歷史，尤其是在亞洲方面；但是這種古代的和平的征服與統治方法在十九世紀實在不可能；因為在近代的征服和統治之下，與西方文化之經濟制度的同化作用是必須的。我們現在由這個觀點略為考察關於征服，統治與文化競爭的幾個舊

例。

征服的衝動非常重要，而十九世紀時以歐洲國家征服歐洲以外土地的衝動，經濟是主要的，軍略次之。舉例來說，第一次佔領印度土地完全是經濟的衝動，至以後的佔領乃是由一種保護已得土地或防止其他經濟競爭者佔據的慾望所決定。非洲的全部瓜分也是由於這一樣的衝動和策略。但是古代的征服和統治大都不是這種關係。凡是征服的發生，或由於土地佔領慾，或由於君王與人民的統治慾。這種征服的影響雖然有時很劇烈，但是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却是轉瞬的。即令征服最劇烈的結果是剷滅被征服地的居民而以征服者佔據其土地，其結果是以此一文化來代替彼一文化；但因種種關係這個結果實在不甚重要。我們知道大量的剷滅，在新式殺人利器未發明前完全用手殺戮的時候，是很少而且不可能的。再者，古時的文化大都是原始的，剷滅者與被剷滅者間文化上的差異很小，縱然能用剷滅的征服，而其影響祇是地方的與不覺的。

是以在古代的時候，各種不同文化常能鄰居並處平行發展；即令間或發生衝突也是微小而片刻的。雖然那時候也有征服者或帝國主義者，但是他們沒有方法能在較長時期內併成一個包括不同文化民族的大帝國。各種文化間的相互影響，祇是一種忽緩忽急的浸潤作用。而且所謂征服的實際結果最後常不屬於原來的征服者，就是征服者常為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後反而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

希臘文化的歷史在這個觀點上是極有趣味的，因為這是十九世紀西方文化歷史的一個對照。古代希臘文化獨自發展極為迅速，隨即產生了一個特殊形式的社會，當希臘文化發展到登峯造極的時候，希臘的環境是東有波斯帝國，南有埃及，西有拉丁與斐利基民族而北有野蠻人的社會。希臘人雖然和這些不同的文化與野蠻社會相接觸，但是相互間並未含有以此一文化消滅彼一文化或使此一文化永久屈服彼一文化之意義的競爭。誠然希臘人曾覺得波斯人對於他們的文化是有妨礙的，相互間發生過一次戰爭，但是祇是偶然的事實。希臘人不僅坐視埃及人的自由發展，而

對於北方的野蠻社會也是任其自然。固然希臘曾經向外殖民藉以推行希臘文化於西方，但是希臘文化在地中海方面並不若今日西方文化在亞非兩洲之有優越權勢，也更沒有強制推行希臘政治經濟制度於其他民族的企圖。直到後來才出現了一個亞力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他才可說是一個著名古代帝國主義者，是一個純粹武力征服家，而且是一個曇花一現的大帝國的創始人。

希臘文化是一種異常寬容而和平的文化。但是同時對於相隣的文化也有很大影響，而且深深激動了繼起於歐洲的各種文化，希臘雖然被羅馬帝國所征服過，而羅馬文化反常為希臘文化所支配。至於羅馬帝國與羅馬帝國主義則頗近於近代歐洲帝國與歐洲帝國主義。羅馬帝國曾經佔領很多土地，並且征服了許多不同文化的民族。在相當範圍內，羅馬人也在這些被征服的民族裏面推行羅馬文化，而這個文化的特徵乃是政治制度，法律，公路，步騎兵與租稅。並且在許多地方如法國的南部，那裏的居民差不多是完全羅馬化了。但是在較遠的屬邦，羅馬人實任不過在那裏維

持秩序，修築公路與徵斂貢稅而已。這些屬邦和羅馬的直接接觸很少，其居民還是過他們的自由生活，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文化故道。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在各屬邦居民的經濟生活上並沒有劇烈的改革，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計劃更是找不出來。所以縱然有些地方發生了羅馬文化和屬邦文化的衝突，而這個衝突的性質却是漸進而和緩的。

我們現在舉一個例來表明羅馬帝國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間的差異所在。當百餘年前英國人來到錫蘭的時候，這個島的中部還是崇山峻嶺一片荒蕪，其居民森黑尼斯人（Sinhalese）依然生活在散漫的村落。然而到了現在，荒山曠野多被開墾，土地已為英國股份公司所佔有並且種植了茶葉和橡皮。至於各種產業大都為英國股份公司所操縱，而產業勞働者大半是由印度輸入的坦米爾人，（Tamilis）他們的種族，宗教和語言與森黑尼斯人完全不同。現在這個地方完全受英國人的統治，其居民的全部生活如公安，農業，商業，工業，勞工，宗教，教育等類無一不受英國法律

的支配。換言之，這個地方居民的全部生活在很短的一百年內已經完全變革了。這個變革的原始衝動是經濟的，如歐洲人之種植咖啡，茶葉與橡皮，隨後生活各部分漸起變更，而全部變革的結果便是顯明的文化競爭。

錫蘭島的故事實在可代表英帝國其他屬地的情形，這也就是近代帝國主義的一套老把戲。我們現在拿這個故事和發現於羅馬帝國屬邦不列顛的一個故事比較一下。羅馬帝國佔據不列顛，我們所看得見的東西，不過是幾條公路，幾所營寨與有限的貿易。羅馬人雖然也帶着他們的文化來到不列顛，但是於居民並非強迫的推行。在居民的經濟制度上，土地守業上或生活方法上都沒有什麼變革。世稱「羅馬和平」(Pax Romana)就可知道和平與安靜是羅馬統治下的特色。所以在羅馬步騎兵歸伍撤退以後，我們祇看得見羅馬公路野草叢生與羅馬城堡逐漸崩潰的衰頹現象，這樣好像羅馬文化從未跨過海峽似的。

羅馬帝國是一個極有趣味的政治制度試驗，雖然成功於一時，而卒以無法建立

鞏固的中央政府歸於失敗。羅馬帝國是一個實際的企圖，想和平的把世界的大部分組織起來，而且包含各種不同文化的民族在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之下。惟其過於寬容，所以這個帝國不久就崩潰了。但從另一方面看，也許是因羅馬人不在征服地強制推行其文化，所以有許多民族無形的羅馬化，而歐洲也受羅馬文化極深的影響。

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是歷史上一個新的階段，對於文化競爭問題有極大的影響。隨着亞洲的通商與美洲的發現，文藝復興頓使歐洲與亞洲及美洲的異邦文化發生了關係。這個情形與十九世紀的情形很相似，所以比較十六世紀與近代帝國主義的解決方法是極有趣味的。

文藝復興對待亞洲是一個方法，對待美洲又是一個方法。十六世紀的歐洲人航船到亞洲和十九世紀的歐洲人航船同一理由，他們都是來尋覓市場和原料的，而使文化接觸的衝動也自然都是經濟。但是十六世紀時，歐洲並沒有征服亞洲的事實，也更無所謂政治經濟侵略，文化間的接觸純粹是經濟的，就是商品的交換。至於

種族競爭更其沒有。這是和十九世紀歐洲與亞洲接觸的歷史大不相同的地方，而且這個差別當然存在，因為十六世紀歐洲與美洲關係和十九世紀歐洲與非洲關係的歷史上有很明顯的類似點。

何以歐洲十六世紀時對於亞洲既未征服更無競爭，而十九世紀壓迫亞洲，十六世紀壓迫美洲，十九世紀壓迫非洲呢？這個問題的解答只能在第一章所討論關於權力的事實中求得之。就權力說，亞洲及非洲文化在文藝復興時最幾於平等。歐洲國家實在沒有力量來壓迫印度或中國。所以國際上更沒有強迫一種文化使適合他種文化之政治經濟制度的企圖。即令有所謂一種文化適合他種文化的情形，而這個適合是立在一個寬容基點上面的，這就是宗教，種族，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寬容，絕無強迫同化的事實。所以這個時候各大陸間或民族間的接觸仍然純粹經濟的。但是在十九世紀時，歐洲覺得自己力量可以壓迫亞洲，所以隨着帝國主義的衝動，便實際運用了這個威力。這樣一來，歐洲和亞洲文化接觸的歷史便已走向了劇烈競爭

的途徑了。

美洲的發現與征服有幾種特點使我們憶及數百年後帝國主義者瓜分非洲的事實。歐洲人因為知道美洲土人還是停滯在原始文化的階段，而且是沒有力量來反抗他們的，所以隨即很凶惡的征服了南美洲，而這個衝動却完全是經濟的。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本來是出來尋覓金銀財富的，但是因自己有了權力，便實行屠殺土人且併吞其土地。這種辦法可以說一半是含有屠殺，統治和光榮意義的原始形式的征服，而一半是帶有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特色的經濟侵略。然這兩種方式的推行都是非常劇烈而殘酷的，和十九世紀時瓜分非洲的情形，實在沒有多大差別。

雖然征服南美洲的主要動機是經濟的。而且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文化上有很大差異；但是這個過程實在沒有像帝國主義者瓜分非洲時那樣特殊而險惡的情況。所有侵入南美洲的歐洲人，他們和土人雜處並且自由婚姻，其結果便發生了一個含有兩種血統而且有其特殊文化的新南美民族。所以在實際征服轉瞬後就無所謂文化競

爭或種族競爭。這樣一來，所謂帝國主義特色的母國對於殖民地的經濟侵略漸爲不可能，而政治支配也漸漸失掉效力，最後南美民族不必經過鬥爭已獲承認爲獨立主權國家了。但是這種解決方法在帝國主義治下的非洲是不可能的。非洲大部分不適用於白種人的移殖，在黑種人與白種人中間更沒有相互婚姻。所以兩個種族的界限非常明顯，一邊是僅及數千的統治者白種人，一邊是無數的被統治者黑種人。既然沒有一種滲透的混合，當然不會發生一種新民族或新文化。是以白人對於黑人完全是用他們的制度來相強迫。這是近代帝國主義在非洲方面的特色，尤其是統治者白人對於被統治者黑人的經濟侵略最值得我們注意。

現在更簡略的考察一下北美洲的歷史。北美洲的歷史和南美洲及其他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歷史有很大差別。北美洲是一個完全被征服的殖民地，所有土人被剝滅殆盡了。北美洲固然也有本身的問題，但絕非文化競爭和帝國主義的問題。凡是來到北美洲的歐洲人已經把西方文化帶來了，及至他們繁殖以後，便發展了一

種特殊形式的西方文化。所以從文化的觀點上看，北美洲自被發現後就可說是歐洲的一部分。

我們從這個自古代而及於十六世紀的簡略考察裏面，就已經看清楚了帝國主義真正歷史的形態。因為在十六世紀與產業革命中間，歐洲對於其他各洲的關係並沒有重大變更。同化的過程與民族的發展繼續進行於南美洲，而北美洲也是拓殖過程和民族發展同時並存。非洲在十九世紀以前依然是一個未經探險過的祕密大陸。亞洲除十八世紀時的印度外，還是不安無事的在那裏發展固有的文化。實在沒有一個預言家能夠推斷在一七五〇年，一八〇〇年，或一八三〇年，歐洲對於世界各洲的關係將有重大變化。而這個變化在帝國主義衝動之下，直到十九世紀才實現了。

第二章 帝國主義與亞洲

我們已經討論過，所以形成帝國主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歐洲發展了一種新

式文化，而使這個新文化和其他民族相接觸的主要衝動又完全是經濟的。歐洲新興的工業國家因交通運輸新方法的發明，更促成了開拓其他各洲的計劃。但是對於亞洲的開拓，確有其特殊困難。亞洲大部分的居民並非原始民族和非洲人及美洲印第安人一樣。印度，波斯，中國與日本都是代表古代文化的國家，早經發展了精美完善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這些亞洲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與歐洲工商化，權力化，平民化的文化恰相反。如果歐洲商人批評中國文化是卑劣頹敗的，中國人就要鄙棄歐洲人是野蠻。中國人的生活很守舊，生產交易都是沿用固有的方法。他們不大相信機器，槍砲，鐵路或汽船，更是不懂得近代財政金融的奧妙。他們對於基督教非常厭惡，有時恨不得殺盡傳教士才快意。但是最重要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亞洲的幾個重要國家都是人口異常稠密，而且亞洲民族的消極抵抗力非常強大。

既然如此，所以想對於這些驕傲的，開化的而且大半已組織民族國家的民族，強制以一種異邦文化的新社會經濟制度是很不容易的。本章就在研究歐洲人在亞洲

所採用的方法。但是我們不必把亞洲所有國家或民族都來分別研究。惟對於印度問題須分開討論，因為歐洲帝國主義在印度方面的歷史和在亞洲其他方面很有差別。

我們所以分開討論印度問題（印度錫蘭在內）的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亞洲民族中只有印度人和歐洲人接觸最早，而且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發展之前已經少許受了歐洲人的支配。歐洲人和印度貿易通商甚早，在十八世紀時歐洲商業國家為取得印度貿易和富源的獨佔，相互間就有了劇烈的。競爭法國，荷蘭，英國與葡萄牙是這場競爭裏面的主角，或先或後的都在印度與錫蘭取得了立足之地。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十八世紀前半期，歐洲人對於印度的關係，可說是很少帝國主義的色彩。

亞洲人的土地亞洲人的政府和歐洲人的土地歐洲人的政府是受同樣的看待。英國或法國與印度政府訂條約是與和歐洲其他國家訂條約一樣的關係，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與歐洲商人的營業，均須遵照印度的法律 and 習慣。即令歐洲人在印

度取得一個立足地，也並非和印度政府鬥爭的結果。歐洲人對於印度人並未以其意志或政治經濟制度來相強迫過，反是歐洲列強間很有一種特殊利益和貿易機會的競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然則堅持主張今日印度與亞洲他部的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是種族競爭的人們，對於這在近代帝國主義和西方文化發生前二百餘年的歐洲雖然和印度接觸而無種族競爭的事實，將如何解釋呢？

但是歐洲人相互間爲獨佔印度貿易的競爭，隨着時代演進和產業革命的結果，對於歐洲人與印度人的關係發生重大影響。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法國，英國，荷蘭與葡萄牙在亞洲方面因爲利害衝突相互間常發生劇烈戰爭。這個時候東印度公司已經不是粹純的貿易公司，而變成了半軍事機關，不僅用作反對英國敵人的武器，且與海陸軍力發生了密切關係。這樣一來，情形就大爲改變了。東印度公司漸以武力壓迫印度，印度的土地與主權漸被侵犯，實際點說便是征服印度的開始。這種情形在克來佛（Clive）與哈斯丁（WarrenHastings）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拿破崙戰爭

(Napoleonic wars) 的終結更使英國在印度方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歐洲競爭者，而且得以樹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在英國內部產業革命的影響極大，而新工業化的文化已經成立。所以這個時候近代帝國主義已有突入亞洲與非洲的可能性，然隨着新文化的征服衝動，一到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就已經異常膨漲了。

惟其如此，所以當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亞洲的時候，印度便首先是一個不能獨立自主的亞洲國家，而受了英帝國的統治。是以當帝國主義時代，印度歷史與亞洲地部的歷史很有不同之點，印度歷史對於研究帝國主義的人很有興趣，因為在這個歷史上充分表現了帝國主義的特點。印度的政府是一個異邦的歐洲政府，實際上是由英國人把持來壓制東方民族的工具。從表面上看，這個政府是有效能的，然所採用的完全是西方文化的標準。固然因為這個政府特別重視物質的發展，也有相當成績，如建設了公路，橋樑，鐵路和灌溉事業，維持了印度各種族與宗教間的和平，並介紹了英國的法律教育與制度。但是為發展英國工商業的緣故

，這個政府對於印度實在做了不少經濟侵略的事情。

印度人對於政治無權過問。英國人是絕對的統治階級。印度政府表面上雖然說是爲印度人民謀利益的，而實際上祇是代表英國人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且因爲印度人利益與英國人利益常相反，尤其是當經濟利益衝突的時候，印度人的利益常爲英國人利益而犧牲。印度棉花的土產稅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至於印度境內的英國軍隊也是印度人的重大負擔：不消說這些軍隊祇是維持英帝國特殊利益的工具。

這個歐洲式的印度政府在一八三五年就採取了一個決定其對於印度人民將來關係之歷史的步驟。這個步驟便是採用了以歐洲人的方法及標準來教育印度人的一種政策。我們知道這個政策的影響是二重的。在第一方面，印度政府是在訓練許多使用英國語言文字粹純西方化的印度人，而他們必須生存在一個歐洲化的社會與工商業或其他職業上需要他們勞動的時候，才能運用他們的能力與教育。但是實際情形

並不盡然。政府常設法限制印度人，無論其能力與訓練若何，很難有機會能參加高級行政職務；而同時各種職業方面並不需要很多這些英國化的印度人。所以西方文化雖然藉着教育方法輸入印度了，而物質的條件並不能防止文化競爭的發生。至於這種歐洲教育的第二個影響更是紛擾。這個教育的結果在印度傳播了許多德謨克拉西，民族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種種西方理想；但是歐洲帝國主義與印度政府却是這些理想的敵人。

惟其英國在印度的帝國主義政策如此，所以一八三五與一九二七年間的歷史是一個很大的證明，就是帝國主義如果能夠以西方文化壓制亞洲文化，其結果必然引起劇烈的反動而促成本身的崩潰。這段歷史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隨一八五七年的兵變而終結。這個兵變一半是軍事的，一半是宗教的，然就大體言之，確是反抗異邦統治的先聲，第二個時期始於一八五八年英國女王宣佈承認自由平等而終於一九〇五年。在這個時期，印度全部經濟制度因受英國資本的支配完全改變了

所有被英國教育麻醉的印度智識階級雖然最初對於英國統治表示滿意，也逐漸感覺英皇特許的自由平等是虛偽的起了懷疑和不安。自一八八五年後，印度人的自治運動更進而爲民族運動。而在英國人方面，則見其始爲服務，繼而管理，且最後成爲特殊統治階級。第三個時期始於一九〇五年，現在仍在繼續着，這是一個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的時期。因爲受了日本的影響，印度民族主義有了長足的發展，歐洲的各種政治原理或新思潮成了反抗歐洲的武器，所有操英國語言的印度人也都在要求自治，在這個運動裏面，發現了一個新奇的特色，我們在亞洲文化與西方帝國主義文化的各種競爭中也許都能遇得見。這個特色是什麼？就是凡受過歐洲教育的印度智識階級和政府鬥爭的時候，都能應用歐洲流行的政治組織與擾亂一類武器。印度智識階級學會了西方文化裏面的效率和組織兩大要義，而且凡關於事物之物質方面的，他們都已經完全西方化了。但是這種物質的西方化，却引起了對於西方文化精神方面的反對，且促成了印度民族主義的復興，我們從甘地主義裏面更可看得出

在亞洲文化與歐洲帝國主義文化競爭中，含有東方文藝復興的重大意義。

印度知識階級在這第三個時期內已經喚起了許多民衆參加反英帝國統治運動。

政治社會的杌隉不安，已使印度政府窮於應付，現在事實更加顯明了，就是在民族主義高潮下，英國欲在印度繼續維持其帝國主義政府是不可能，而且印度人的自治實現祇是時間問題。摩雷明圖與孟捷九開姆佛特改革法案（*Monley Minto and 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便是英帝國主義在印度最後不可能的承認。

我們現在轉過來略為考察歐洲列強與亞洲其他名義上獨立國家之關係的歷史。

當十九世紀時，中國，日本，波斯和土耳其都是受帝國主義的支配，其情況也很相似。所以我們不必分別詳細研究各國的歷史，祇能就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普通現象略為考察。

第一個現象是經濟侵略，然這個現象必定要引到第二個現象，就是在經濟侵略後繼以政治的支配。我們已經知道亞洲和十九世紀新歐洲文化第一次接觸是經濟的

，這個接觸的最簡單形式，便是在兩大陸間數百年前已經存在的一種小範圍的經濟接觸，這就是商品的交換。但是因為歐洲的工業化和新交通運輸方法的發明，逐漸擴大了這種大陸間貿易的範圍，而且間或引起競爭的發生。中國與日本開始和近代歐洲接觸的方法非常特別，對於遠東以後的歷史有極大影響。日本人與中國人——尤其是日本人——最初都反對並禁止外國人或外國商人入境。這樣情形過了幾百年並未引起遠東與歐洲間的衝突。但是一到十九世紀中期，新西方文化裏面好戰喜爭的威力便躍躍欲試了，一八三九年中國與英國開始發生所謂鴉片戰爭，終結於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在這個條約之下，中國被迫的割讓香港，開放許多港埠以與外人通商，允許外國商人得在所開放港埠居住，並給予外國居民種種特權，數年後同樣的過程也在日本發生了。日本人向來拒絕美國商船航行入境。美國商人因要求不遂乃求援於本國政府，自然美國政府要援助其商人，於是最後派遣海軍提督培銳（Commodore Perry）統率艦隊來要挾日本訂立條約。在這個武力恐嚇之下，第一

次條約便訂立於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八年更有他一條約訂的定。因此日本的港埠開放了，外人的居住和商業權利也允許了。但是日本人的反抗依然存在，一八六三年更有驅逐外國人的企圖。所以直到英國海軍砲轟下關砲臺之後。日本對於歐洲商人才算是真正開放了。

我們知道歐洲帝國主義對於亞洲獨立國家的經濟侵略，還有更爲陰險的方法，如輸入歐洲資本，或用以開拓亞洲天然富源，或用以建築鐵路。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歐洲與美國資本家爲獲得土耳其，波斯與中國的礦產，鐵路和其他權利，相互間很有劇烈的競爭。一八五六年土耳其開始讓與鐵路權於一英國公司，至一八六六年更開放於列強。法國在一八八四年和中國訂立條約，也取得了一個鐵路建築權的勢力範圍。

這種資本主義的侵略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特色，而且必然引起帝國主義的第二個現象，就是在經濟侵略後繼以政治的支配。政治支配的方式，雖然因事因地而

異，但是常有一個普通形態，就是歐洲列強運用他們的威力，或是強迫亞洲國家給與其資本家種種特殊權利，或是保護其資本家免受其他資本家的侵佔或競爭。這種經濟與政治化合的侵略方式，我們可由簡略考察中國，波斯和土耳其方面第二個現象的歷史而得到一個適當解釋。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很有被歐洲列強瓜分的危險，然終未實現。我們知道從法國奪取東京（Tonquin）和安南而英國佔領緬甸的一八八五年，到列強爭奪中國土地最烈的一八九七年，中國幾於被人宰割者數次。但是因為帝國主義者間的競爭，疑慮和畏懼，才使中國卒免於滅亡，不過列強雖未實際瓜分中國，然已經把中國分成許多勢力範圍了。所謂勢力範圍者就是經濟侵略的後面有武力干涉與政治支配。如果中國被迫承認某國的一個勢力範圍，就是承認這個國家在這個範圍內關於借債，建築鐵路，開礦與興辦其他公共事業應有優先權或獨佔權。所以一個勢力範圍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侵略的範圍。

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在十九世紀之末進行得非常猛烈。重要的路礦權多被奪去了。關稅全受外人支配，稅率由列強訂定，而稅收則指定償付外債的利息。外國人犯罪不受中國法律或中國法庭的裁判。總而言之，中國的權利差不多被帝國主義者掠奪殆盡了。我們試看威勞貝教授（Willoughby）所著外國人在中國的權利（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一書更其瞭然。這部書列舉外國人在中國所得的權利竟及兩冊達一千二百頁。假使威勞貝教授想竭力偏著一本外國人在英國或美國的權利（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Britain, or in the United States），恐怕連寫滿一頁的材料都找不着罷！

換言之，帝國主義者已經控制了中國的經濟生命。這個控制權的取得大都由於武力的威嚇，而其運用只是代表帝國主義國家內工商與財政資本家的利益。這個過程也同樣的發生於波斯與土耳其。在波斯方面發生關係的只有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波斯位於俄國與印度之間，許久以前英俄兩國就有經濟侵略和政治支配的競爭。惟

其有這個競爭，所以波斯得免於併吞。在一九〇七年英俄兩國想了一個消除競爭的辦法，和曾經施用於中國的一樣。英俄協約（Anglo-Russian Agreement）的結果，便把波斯劃分為兩個商業區域，北部與中部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南部是英國的勢力範圍。關於蕭斯特氏（Mr Shuster）在一九一一年的一個故事，很可表明這個帝國主義政策的真相。蕭斯特是一個美國人，波斯政府聘他為改革波斯財政的顧問。但是俄國所需要的並不是一個財政健全的波斯，所以不久就向波斯政府下哀的美敦書把蕭斯特辭退了。波斯財政的紊亂既無從改革，所以在一九一一年時候，祇是受英俄帝國主義的完全支配，國勢頹敗萬分。

土耳其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誰都知道是氣息奄奄的。帝國主義者對待土耳其和對待中國與波斯一樣，不過情形比較複雜些，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者也有瓜分土耳其的企圖，也是因為利害的不一致而未實現。土地一樣的被割據，財政一樣的被操縱，領事裁判權一樣的行使，勢力範圍也一樣的被劃分。所以刻薄些說，在一八九

九年土耳其不僅斷送了主幹鐵路權，連王國也典押到帝國主義者手裏了。

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第一和第二個現象，已經簡略的分析過了。這第二個現象隨十九世紀終了而完結。然在一九〇〇年事實上仍表現亞洲欲即時解脫歐洲帝國主義的羈絆是不可能的。所以還有許多人以為亞洲土地定被歐洲列強繼續侵略下去直至和非洲一樣瓜分殆盡而後已，但是僅兩三年後便轉到了第三個現象，現在仍然是繼續着的。在這個現象裏面，可以說發生了過去歷史的一個大變化，就是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已經震動了全亞洲。而且這個反帝國主義運動在事實上已充分表現了成功的可能。我們首先略為考察亞洲的現狀。

現在亞洲的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有三個中心，就是遠東，印度和土耳其。在遠東方面，日本已經強盛與西方列強並稱。中國雖然曾經喪失許多土地，內部尙未十分安定與統一，但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已經瀰漫全國有了不可侮的勢力。所以遠東方面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要算一個主幹力量。第二個中心是印度。印度的

反帝國主義運動偏重在政治方面，所以實現自治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是印度人的反抗英國統治運動却因他們本身的宗教競爭更趨複雜了。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以印度爲中心的反抗運動已經蔓延到了阿富汗，而且在這裏所發現的事情都是以後發現於亞洲各地方的表樣。阿富汗國王亞曼魯拉汗 (Amanullah Khan) 早經決心使本國歐化，以便他日能反抗西方文化的支配。其第一步改革計畫便是擴充軍力，一到一九一九年就敢向英國宣戰了。雖然不幸而失敗，但終於獲得了一個獨立國家的承認。第三個中心自然是土耳其，這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帶有很濃厚的宗教色彩。我們要知道土耳其的復興與獨立的完成是由於矛盾方略的互爲運用。在一方面土耳其不僅有一個回教復活或泛回教主義，而且有一個反抗歐洲帝國主義與西方文化的劇烈運動。但是同時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和阿富汗國王一樣竭力謀本國政治社會制度的西方化。他們所以注重西方化的理由，也是在利用西方文化以爲反抗西方文化支配的工具。這種西方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今日亞洲極爲盛行，實在是近

代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最大特色。惟其如此，所以在土耳其和近東方面這個運動已經異常成功，所有被壓迫民族差不多完全取得獨立地位了。

這是亞洲現在的大概情形，也可說是半世紀帝國主義和四分之一世紀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結果。由這裏面所呈現的一個國際問題實在是人類所遇着的一個最困難而最危險的問題。我們相信這種擴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隨着時代潮流是絕對不會停止的。但是我們也知道要徹底解除帝國主義者所給與亞洲的這個紛擾狀況，不幸的災難是不容易避免的。遠東方面的種族糾紛和近東方面的宗教糾紛，本身都很容易解決。在亞洲本身絕對沒有黃種人和白種人的種族競爭。白種人與遠東黃種人的接觸不是種族的，而是經濟和政治的。如果這個政治經濟關係一旦妥為鞏固了，就自然沒有種族的競爭。同樣的道理，近東也沒有真正的宗教競爭，如所謂回教與基督教之爭，因為回教與基督教活躍而有勢力的時期在歷史上已經過去了。如果亞洲與歐洲的政治經濟關係是建立在一個適當基礎上面，也就自然沒有所謂宗教競爭。

但是使亞洲社會適合於新西方文化與由屈服而轉為獨立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

從這個觀點來看。帝國主義對於亞洲的遺賜是兩個大的危機。我們知道反對資本帝國主義者的重大理由，是因為他們在歐洲以外的活動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貿易，贏利，鐵路，礦產，市場等類便是他們活動的範圍與政策的目的。他們為營謀本身經濟利益，常以武力強迫亞洲人接受歐洲人的文化，但以不能危害歐洲人的利益為限。現在中國，波斯與印度的內部紛擾情形，可以說完全是這種帝國主義活動的結果。在這三個國家裏面，古代亞洲文化大部受了摧殘，而西方文化的方法與標準尤其是物質或軍事方面的都強制加上來了。這些方法和標準不是普通民衆所能完全了解的，所以就國家全體說就潛伏了兩種文化的競爭。而帝國主義者看見這種情形，偏要說是這些民族沒有自治能力。實在的說，這些民族是在一個過渡期間，既未有把西方文化變為己有，更未有使固有的文化與西方文化適合。在中國及波斯方面，因為有帝國主義所釀成的經濟紛擾情況，所以這過渡更是更是困難。但是我們須注

意的，這個過渡一天不能完成，亞洲就一天沒有和平與發展的希望。那末，中國人、波斯人與印度人當利用歐洲科學發明和工商財政制度的時候，也不能不學習如何使固有文化適合西方文化與如何自治了。

然而事實上的表現，亞洲人很少即行完成這個過渡的可能。這便是帝國主義所遺下的第一個危機，什麼是第二個危機？我們知道這個過渡一經完成則由屈服而轉為獨立的過程也可隨之實現。而且現在亞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已經到了不能阻撓的階段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也很有阻撓這個運動的傾向。印度自治問題的前途，困難尚多。中國近來的紛擾，常給帝國主義者以干涉的口實或機會。照這樣看來，亞洲國家的獨立運動很有暫時壓服下去而帝國主義的統治更趨鞏固的可能。但是果真這樣一來，其結果不過使這個反抗運動更加劇烈罷了。是以近來亞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更形成了一個劇烈的民族主義運動。歐洲大戰的禍災可以說是這個民族主義運動給與歐洲帝國主義者的一個大報復。所以我們知道如果歐洲今後不能贊助亞洲

由帝國主義的屈服而轉爲真正獨立，也許亞洲民族主義運動就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催命符哩。

第四章 帝國主義與非洲

非洲是最好研究帝國主義之本質和影響的一個地方。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帝國主義是想解決文化競爭問題而未得解決的一個企圖，而其惡果則全由於西方文化屈服一切事物於經濟目的之下的根性。帝國主義與西方文化最早就侵入了非洲，而且在這裏是自由行動爲所欲爲，因爲並沒有古代文化的障礙物。非洲人無論就體力或智力說都沒有反抗歐洲人的可能，所以在非洲方面歐洲人很有推行其文化與宗教的機緣。本章就在考察歐洲文化與基督教在非洲經過的事實。

在考察這個問題之先，我們必須說明非洲是什麼。非洲及其帝國主義的歷史自突尼斯到海角鎮（Cape Town）不是一律的。非洲北部因有不同種族故有不同歷史

這裏的居民受埃及和阿刺伯文化影響極大，而希臘，羅馬與地中海文化次之。這些民族自埃及人以至摩洛哥人，在十九世紀時就受盡了歐洲經濟侵略和政治支配；但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形式很和亞洲相近，而與非洲他部迥異。非洲除埃及，突尼斯，曲波尼，（Tripoli）阿爾基里亞（Algeria）與洛摩哥外，其他各部的居民都是原始民族或黑種人。這些原始民族雖然也有其特殊形式的社會制度，但是和歐洲或亞洲精美而進步的文化實在不能相提並論。所以新西方文化與帝國主義對付他們的方法也就和亞洲的不同。本章專為研究黑人非洲，至於南非洲的歷史較為複雜，以在次章討論為便利。

我們不必很詳細的來考察非洲瓜分及其帝國主義的歷史，因為這個歷史比較歐洲與亞洲關係的歷史簡單，而且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許多。這裏不過討論比較重大的事實罷了。歐洲帝國主義和西方文化侵入非洲始於一八八〇年，其原始衝動也完全是經濟的。我們且看事實：在各種情形裏面，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第一個步驟，

都是由商人或資本家公司來進行的，而所謂探險家便是他們的先驅。這些探險家的價技就是穿入內地探察一切，並以布疋或酒類做贈品來勸誘土人酋長或君王與歐洲股份公司簽訂各種有利的條約。依照這些條約，非洲的酋長或君王便以一個記號的簽署把全部土地斷送到歐洲公司，而所換得的不過幾疋布或幾瓶酒罷了。實在說起來。歐洲列強對於非洲中部的土地所有權，差不多完全是靠着這樣滑稽的權利證據。因為一八八〇與一八九五年間歐洲列強對於非洲政治經濟統治競爭最烈的時候，他們都把這種土人酋長與其商人或公司間的條約，作為要求土地佔有權的重要憑據。舉例來說，在史坦雷氏(Stanley)代表比利時王邊波爾(Leopold)於國際公會內訂定關於剛果(Congo)條約後，剛果已經屬於比利時；在皮特博士(Dr. Peters)勸誘東非洲某酋長簽訂條約後，這個土地就落在德國人的手裏；更因為先有國家非洲公司(National African Company)代辦人和尼格利亞(Nigeria)酋長的終結條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才得操縱這個地方的主權。這場把戲玩得快極了，所有歐洲

競爭國家的代辦人，如領事官及海軍提督在很迅速的時間內參加過。自然各競爭國家間隨即起了很大的衝突。他們爲避免這個衝突的危險計，便成立了一種遊戲規則式的國際公法：凡是歐洲國家曾經獲得非洲海岸綫某段主權的，這段海岸綫後面土地的主權也歸這個國家佔有。

不到二十年的光景，非洲中部就被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葡萄牙，和意大利瓜分了。我們不必詳細討論這個瓜分的方法，只須注意其特殊形態。卽令是爲帝國主義者辯解的人們，現在也都承認當瓜分非洲的時候，歐洲列強做了許多殘酷而粗率的事情，並且列強所有關於非洲土地所有的證據，也是不能認真查驗的。不過他們常反過來說：「但是一切都過去了，我們不能把四十年前已成的事情改變過來，非洲的現在和將來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在這個辯解裏面自然也有相當理由，但是很欠充分。歐洲列強在非洲取得土地與建立主權的方法，大都是很野蠻的而且常常是很卑鄙的。這些方法對於歐洲人和非洲人以後的關係有絕大影響，並且決

定了歐洲統治的標準和態度。歐洲列強採用這些方法的時候，就隱合了這個意思：以西方文化與基督教的眼光來看，黑種人僅比禽獸優越一點，用威力或欺騙來奪取他們土地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們的利益當然是要屈服在歐洲公司利益之下的。歐洲帝國主義者一向是堅持這個態度，所以早經決定了歐洲治統非洲的歷史，這個態度的影響與西方文化用以應付非洲問題的交替方法是本章應該加以討論的。

我們首先必須了解這裏的問題。這個問題和如何使新西方文化適合於亞洲古代文化的問題截然不同。非洲人在一八八〇年完全是原始民族，絕對不能反抗歐洲人，更其不能了解歐洲人的文化。他們大都生活在原始部落社會。有些地方還有買賣奴隸的古代遺物。居民大都從事農業和畜牧，完全依靠土地而生存，而土地常是部落的公有。這裏真算得地大物博，所有出產物都是對於歐洲新工業極有價值的。惟其有這樣豐富的原料與廣大的市場，所以非洲的開拓不可避免了。說到這裏，我們如果把當時一切事實設想一下，也許要承認歐洲國家直接合併非洲土地或置非洲

人於直接統治之下是需要的，因為這樣才可以保護非洲土人免遭那些少數投機者或冒險家私的剝削和虐殺。

所以這裏的問題是三方面：開拓非洲以遂歐洲工業國家的經濟目的，保護工人免遭意外的剝削，且教育土人使能了解並運用西方文化。這並不是一種事後的理論研究或歷史評判。事實上證明這個問題在當時已為歐洲政治家所深切認識。在一八八五年歐美列強均派代表在柏林會議討論在非洲發展商業及文化的問題。這個會議的結果便有柏林條約的締結，在這個條約的引言裏面，對於這個問題解釋得非常清楚。各締約國家正式申明極願「本合作互助精神，在非洲確定區域內謀商業與文化的發展……保障各國自由航行的利益，……免除將來可由佔領非洲海岸所訂新條約發生的誤會和爭端」；並且必須「同時設法增進土人的精神與物質幸福」。這個條約的條項也是把這個問題的三部分明白區分：發展商業，保護居民並以歐洲方法教育土人。其中條文關於商業者居多，但第六條的頭兩段如次：

各統治國家應極力保護土人，增進其精神和物質幸福，並嚴厲取締奴隸制度。各統治國家應極力保護並扶助各種宗教，科學與慈善的團體，機關或事業。

關於這個國際條約的經過和內容已說明其大概了，我們現在更須明白解釋歐洲政府應付非洲原始民族所遇着的問題。歐洲人因爲卒然開拓了非洲並介紹了歐洲文化與經濟制度，所以感覺保護土人，增進其幸福並教育之使能了解西方文化的必要；而且在締結條約的時候已經立誓必行。但是在那個條約簽訂後四十年間，非洲大部的歷史祇是那個盟誓如何被違犯的一個故事。

我們不必重述這段歷史。任何人都知道剛果的故事與土人的幸福是怎樣保護着的。任何人在那個戰爭以後都會聽着德國人怎樣待遇其非洲屬民。任何人應該聽見過英國政府怎樣對待鑿牙殖民地的土人。任何人都應該知道葡萄牙與法國是怎樣殘酷的違犯了已前的盟誓。總之，殘忍，剝削，和欺騙的故事佔了非洲帝國主義史的大部分，原原本本的重述祇是虛費時光。我們如果把仍然存在於非洲的這個問題

加以分析研究却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問題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當帝國主義開始侵入非洲的時候，這個問題並不感覺而且不曾認識。當時歐洲人很相信非洲不但可以移殖，而且可以變為白種人的國家。但是這個信念不久便動搖了。事實上證明了非洲不適於歐洲人的移殖。現在僅南非洲和鑿牙幾部分，歐洲人還有設法使變為白人國家的企圖。（我相信如果一旦有了土生土長的白種人，這個問題就要更趨複雜，現在南非洲確是這種情形。至如鑿牙現在並沒有土生土長的白人，就這一點看，也不能說是白人的國家。）

惟其事實上表現非洲不適於歐洲人移殖後，這個非洲問題便很簡單，歐洲人之所以繼續經營非洲的，因為非洲還能達到他們經濟開拓的目的。換句話說，非洲一天有經濟侵略的可能，歐洲人便一天不得放棄非洲。歐洲人為着開拓非洲，不能不介紹歐洲的經濟和工業制度。這樣便要佔有或利用非洲土地及礦產，而且以低廉工資利用土人的勞動。因此西方文化也就光臨到原始社會生活的非洲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歐洲人要怎樣才能增進並保護土人精神與物質的幸福呢？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兩個重要條件。第一在土人最容易受經濟損害的地方如土地及勞工上切實保護他們，第二在精神方面教育土人使能適應新環境並自爲保護。首先討論經濟方面。

非洲人生活在原始農業畜牧社會，可以說是絕對依靠土地。如果奪去他們的土地，他們就完全沒有辦法，不是束手待斃，就是變成土地佔有者的奴隸。他們的慾望非常簡單，只要有足以自給並可以養活家眷的土地，除武力以外他們絕對不會離棄土地到別處去作工銀勞動。因此想用西方文化，股份公司與基督教來統治非洲的歐洲政府，就不能不取擇於兩個相反的政策。在一方面歐洲政府可藉傳教士來輸入基督教，並利用股份公司給以土地與土人勞工支配權，這就是完全採用了歐洲經濟制度。反之歐洲政府不准股份公司取得非洲土地與勞工支配權，這樣便是拒絕了西方文化。

幾個兩難情形，每個歐洲政府自瓜分非洲那個時候起就已經遇着了。我們知道在非洲這樣一個原始社會裏面，如果完全利用歐洲企業家或股份公司，把土地都讓給他們經營，其結果未有不使土人變為白人的經濟奴隸的。這個理由很明顯。第一，在歐洲經濟制度之下，非洲人對於歐洲人好像是一個弱小兒童。第二，非洲土人完全依靠土地，如果讓他們保有足以自給並能養家的土地，且無所謂強迫勞工，而想在非洲推行歐洲工銀制度（Wage System）是事實不可能的，因此關於非洲政策有兩個根本不同的意見。一派人主張非洲土地必須歐洲人開拓才得發展，而另一派人則主張無論如何非洲土人利益是歐洲政府的先急之務。

關於這些爭論不能一一引述，我現在只把個人的意見歸納為三大要點如次：

第一，自一八〇〇年後，非洲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歐洲政府不能取締歐洲企業家與股份公司佔有土地並禁止強迫土人爲工銀勞動，土人的經濟利益便無保障，終不免變爲經濟奴隸，

第二歐洲政府大都承認了這一點，事實上在非洲已有了兩種不同的政策。第一種爲非洲土人保留土地並禁止強迫土人爲工銀勞動；第二種則將土地讓與歐洲公司並強迫土人爲歐洲人工作。第一種政策行於英屬西海岸殖民地，第二種政策則行於鏗牙。

第三，英屬西海岸殖民地的歷史告訴我們，一般人以爲不受歐洲人指揮純任土人自爲，土地的開拓是不能完成的，這完全是不合事實的謬見。

我現在更略爲列舉幾個事實來證明以上的意見。剛果的殘酷事跡，就是帝國主義者也承認，是完全由於剛果土人及其土地受了歐洲工商業不規律的開拓。我却以爲那個開拓的方法並不見得比一般歐洲人還要殘酷些，真正的禍根不在個人，而在於把原始土人完全置於純粹爲贏利的歐洲人經濟指揮下的制度。所以驅奴隸的人並不一定壞人，而養奴制度才是人類的罪惡。同樣的情形，鏗牙的歐洲企業家或公司在政府准其佔有土地之後，就因着必須產生贏利要求的驅策，不得不強壓土人爲

工銀勞働了。

剛果事跡已經成了非洲經濟帝國主義之殘酷結果的顯例。各種變形的同樣的制度在歐洲列強其他非洲殖民地也很盛行，而且常是產生同樣的結果。如果我們只考察英屬非洲殖民地，就可發現有兩個並行完全不同的制度，一個盛行於東海岸，一個盛行於西海岸。在東海岸，土地已經讓與到歐洲企業家與股份公司，土人固有土地盡被奪去，且以種種方法強迫土人爲工銀勞働。誰都不會承認鑿牙的情形是滿意的。土人經濟狀況十分落後，原始農業不能自圖發展，而歐洲人且積極用直接強迫，高稅率或奪去土地各種方法，使土人終陷於工銀勞働的地位。然在西海岸情形恰相反。土地完全爲土人保留，企業家或股份公司的經濟開拓概被禁止，是以更沒有強迫土人爲工銀勞働的事實。

這兩個制度的差異，在很早的時候歐洲政府就認得非常清楚。而且知道非洲政策的樞紐是土地，保護土人經濟利益的唯一方法，便是爲土人保留土地自用；奪去

其土地，就一定會陷土人於經濟奴隸的地位。在羅斯氏（McGregor Ross）近著鑿牙問題一書論鑿牙之古時土地政策章內，我們可以知道最初歐洲人和土人間的土地交易絕對禁止，至一八九七年政府才允許有二十一年期限的租地券，但以非土人所耕植使用之土地為限。至於鑿牙現時的惡果是始於查理斯耶勞特（Charles Eliot）統治時代。因為這個時候實際採用了鑿牙是可以移殖的一個白人國家的理論。這樣一來，所有保護土人土地的條例一概推翻，土人的土地只要是歐洲人認為有利的都被剝奪去了。

鑿牙土人現在是處於將淪為經濟奴隸的過程裏面。他們的土地既被奪去，還要課以重稅強迫其為低廉工資的勞働。如果這個過程長此繼續下去，歐洲企業家或股份公司永久取得直接支配土人的特權，在最近將來這些土人一定會變成少數歐洲人的經濟奴隸。這並不是歐洲企業或股份公司特別殘忍與貪得的關係，乃是這種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不可避免結果的。因為凡是奪去原始民族的土地！而以土人及其土地

完全置於以營利或支配爲目的的歐洲人指揮之下的制度。其結果必然是奴隸制的生產。這種奴隸制已前在美洲發現過，至如剛果葡萄牙屬殖民地，法屬殖民地，德屬殖民地和南非洲的奴隸制，又何嘗不是這這樣產生的。

歐洲政府究竟是應該採用鏗牙式的經濟開拓制度策還是取爲土人保留土地的政策呢？設若有這個取擇問題，我們就各方面着想當然贊成爲土人保留土地的辦法。但是事實上用不着我們來作這個選擇。英屬西海岸殖民地的歷史就是一個很大的證明，在爲土人保留土地而拒絕歐洲企業家或股份公司要求的地方，土地的經濟發展才是可能的。現在非洲西海岸較之東海岸是土地肥沃人煙繁密多了。但是這並不能解釋黃金海岸（Gold coast）和南尼格利亞在土人手裏，比鏗牙在白人資本家手裏特別發達些，也許非洲土人還是不能對於土地作一個經濟的發展。我們再看黃金海岸和南尼格利亞椰子食品工業發達，不僅可以證明土人的經濟發展力，並可顯示土人的智慧與勤奮。這樣，如果歐洲政府給鏗牙土人以同樣機會，我們實在沒有理由

來否認他們能和西岸土人有同樣的成就。

說到機會上來，更使我們失望了。帝國主義者從來沒有給非洲人一個相當公正的機會。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一八八五年時歐洲政治家便已承認，如果要在非洲推行西方文化和商業，須有兩個要件：保護土人的物質利益並教育土人使能了解且利用西方文化。但是實際上僅在英屬西海岸殖民地，土人的物質利益受了相當的保護，任何地方都沒有厲行土人教育的企圖。即令有所謂教育，也不過是傳教士的私人事業。誠然傳教士對於非洲土人教育也有相當成績，但是他們所注重的是所謂宗教信仰和靈魂，而政治家所認為重要的是在訓練土人適應政治經濟社會新環境。即令這些傳教士可以委託土人教育的責任，然而他們却不見得有充分的財力來辦理這樣重大的非洲土人教育事業罷。

老實的說，非洲的歐洲政府沒有一個想切實計劃土人教育，使他們能夠做新政治經濟社會裏面的自由人。鑒牙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約有兩百萬鎊歲入，其支出於監

獄方面者達四四〇〇〇鎊，而用於教育事業者僅三七〇〇〇鎊。我們不相信二十世紀的歐洲政府，用歲入百分之二十強制奴役苦工較多用於教育事業者，還能稱為文明的國家。鑿牙人口包括約二·五〇〇〇〇〇非洲人，三六〇〇〇〇亞洲人，和一〇〇〇〇歐洲人。其政府對於二·五〇〇〇〇非洲人的教育僅用去三七〇〇〇鎊，而對於一〇〇〇〇歐洲人的教育却費了二五〇〇〇鎊之多。據費爾蒲·史圖克斯報告(Phelps-Stoke Report)在鑿牙的歐洲青年每人平均用費約十二鎊，亞洲青年約二鎊，而於土人則極微。再以烏干達(Uganda)來說，其人口約三百萬以上歲入約一百萬鎊，然用於教育事業的僅在二〇〇〇〇鎊以上。

我們不必多舉這類的事實。總之，任何歐洲政府至今都沒有完成在一八八五年所承認教育非洲屬民的義務。要完成這個義務，歐洲政府必須負起兩個責任在：一方面應設立學校以謀教育普及，同時更須鼓勵並指導土人對於土地之經濟的利用，或種植食物，或改良畜牧，或發展森林。但是經濟帝國主義者常明白的或隱含的說

非洲人屬於劣等種族，而且以為教育土人使能適應新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主張完全是一種幻想。我們對於這種論調可以很簡單的答復，就是無從證明這個論斷裏面含有些許真理。而非洲西海岸的事跡更可證明其謬妄。

我們也承認南非洲和鏗牙方面的帝國主義者政治經濟制度在最近還可鞏固而且有發展的可能。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切政治權力操在少數白人的掌握，大部分土地亦由少數白人佔有且自由開拓。而居人口最大部分的土人，不惟其土地常被白人奪去，更是被強迫的為白人作低廉工資的勞動。但是照事實上看，這樣下去一定會演成一個不幸的結局。在亞洲方面所發生的反歐洲帝國主義運動，最近的將來必然要復演於非洲。且實際上現在非洲已經有了這個運動的開端。日本政府所驚稱的『危險思想』(dangerous thoughts)已經發生於鏗牙，同時日本政府所用以對付這種『危險思想』的武器——驅逐出境，這裏也在採用。不過這思想特別是不利於南非洲和鏗牙的歐洲政府的。而且關於土地與勞工的思想不惟無法驅逐出境，更是已

經鼓動了全非洲。

固然歐洲帝國主義和西方文化曾經破壞了非洲人的種族組織。但是隨着傳教士的影響，非洲人漸漸學會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這便是所謂「危險思想」有了這些「危險思想」，他們一旦不能忍受歐洲人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便自然會起來反抗，而且這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將來比亞洲恐怕還要劇烈些。總之，非洲方面的經濟帝國主義現在已經培植了反抗運動的種子，隨着時代潮流的前進，不幸的結局最後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章 帝國主義之逆轉

在以前各章完全是討論亞洲和非洲方面的帝國主義，所以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列強在亞非兩洲的活動作了一個簡略的考察。我們開始就說帝國主義是文化競爭的一個形態，而事實的考察也證實了這個觀念的正確。所有曾經討論過的問題，

並非種族或宗教競爭的問題，乃是歐洲列強政治經濟活動影響的問題。而這些活動是歐洲新文化與形成此新文化動力之信念和慾望的直接結果。歐洲列強為在亞洲及非洲傳佈其新文化，便直接征服了亞非兩洲，並且以其政治經濟制度及社會生活標準來壓制亞非民族。這個過程的影響我們已經說過了。

但是歐洲列強對於亞非兩洲的關係還有另一種形態，這便是帝國主義之逆轉，(The inverse of imperialism)，而這個逆轉也是帝國主義歷史所引起的。所謂逆轉者是指亞洲人和非洲人對於白人國家裏面白人之關係而言，其中包括許多極困難而極有興趣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只是亞洲人或非洲人來到白人所居住且代表純粹西方文化的國家的問題。

我們如果把這個問題看作一個世界問題，就可發現其有三種形式。第一個形式不很尋常。凡是一個國家裏面，其居民係西方文化發展很高的白人，同時還有一部分亞洲人或非洲人雜居其間的，便屬於這個形式。美國現在還有很多黑人雜處，所

以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一個國家裏面，白人非常畏忌亞洲人或非洲人的移居並以法律禁止或限制之，這就屬於第二個形式。在這個形式裏面的問題直接變成了一個移入與移出的問題，如在美國，南非洲，鑿牙及澳洲。但是南非洲和鑿牙的情形又可說是屬於第三個形式。這個形式的問題是很特別的。南非洲原來是一個黑人的國家。可是現在南非洲的人口除大部分黑人外，還有很多的白人。而這些白人現在簡直把南非洲當作了一個白人的國家。他們對於非洲土人的態度和美國人對於黑人一樣，他們對在印度移民的態度也是和美國人對於日本民一樣。在鑿牙我們也可以看見同樣的情形。以雜居在廣大非洲人口中的少數歐洲人，竟公然主張鑿牙是白人的國家，視非洲人若外國人，而且排斥亞洲人的移居。

這三種形式的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們試略略分別討論。在美國我們很可研究少數亞洲人或非洲人雜處在多數西方文化發展極高的白人中間的影響。我們評判這個影響是好是壞，對於我們關於移出或移入問題的意見極有關係，就是少數亞洲

人或非洲人在白人國家的形成及發展，究竟是應該鼓勵或禁止。再者，美國黑人問題所得的教訓，對於考察南非洲和鑿牙現狀與主張南非洲和鑿牙是白人國家的人們也是極重要的參考。因為如果少數黑人在美國成爲一個問題，那那麼在南南非洲和鑿牙只要白人與黑人間的情形是一樣多數的黑人自然也是同樣的問題。

我們首先考察美國的黑人問題。在一九二〇年美國有黑人約一千餘萬，白人約九千五百萬，這就是黑人約佔人口百分之十一。然當一九一〇與一九二〇年間，黑人增殖率較白人增殖率爲略大。黑人的分佈很有變異，在南部各洲約有九百萬黑人，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七；而在南大西洋各洲黑人竟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在美國南部黑人頗多，在政治上實有不可侮的之勢力和影響。

任何人都知道美國黑人起源於由非洲運來南美作工的奴隸。在南北戰爭後的一八六五年，美國憲法第十三次修正案才將奴隸制正式廢除。一八六六年的公民權利法案 (Civil Rights Bill)，一八六八年的憲法第十四次修正案與一八七〇年的第

十五次修正案更承認黑人爲美國公民並給以公民權利。自此以後，美國便發生了一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問題，到現在也還是沒有解決。因爲在西方文化發展最高的白人社會裏面，雜處了許多文化不同與社會經濟生活標準很低的異種人。所以隨着發生的經濟問題，便是白人和低廉黑人勞工競爭很有降低白人生活標準的危機。政治問題便是在許多地方黑人投票很有決定政治的可能，而白人無論如何困難必須維持政治上的優勢。而社會問題乃是起於白人的種族感情，就是白人不承認黑人的社會平等，常有不准黑人坐同一火車，住同一旅館或進同一戲院的事實。

在廢除奴隸制後六十年內，這種情形更加困難。黑人已經加倍繁殖，智識漸已提高，並且採用了西方文化的標準和形式。就是就經濟說，他們也有了和白人競爭的能力。然而這些事實却起了白人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劇烈抵制。在經濟方面，黑人不能加入各種職業組合，不得自由遷居他處，不易覓得相當職業，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經濟的平等。在政治方面，因爲各洲立法的作巧與司法的偏袒，黑人已

不啻剝奪了公民權利。至於社會方面，黑人的地位低微極了，有些地方如果白人只聽說某黑人摸了白人婦女一下，就要處這個黑人以重刑哩！

但是同時黑人在政治，經濟和種族觀念上也有了很大的覺悟。一切平等現在已經成了普遍的要求。近數年內，黑人來到北部各州的很多，已經使這個問題不僅是南部的問題而成了全國的問題。近來各地方常有黑人激烈的暴動，更使美國白人感覺黑人問題是目前一個最困難而最險惡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只是文化競爭的問題，現在却因種族的感情而更加複雜了。如果美國人已前能夠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同化這些雜處的異種人，也許不會發生這個黑人問題。即令是有，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劇烈。照現在情形看，黑人採用西方文化的標準愈多，則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的要求愈大，而白人對於這個要求的阻撓也一定更加猛烈，因為白人感覺這是對於白人優勢的一個恐嚇哩。

這個問題究竟有什麼好的解決呢？依目前的形勢，白人可說是絕對不承認黑人

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而在他方面，黑人日益開化，這種要求是絕對不能阻撓的。所以許多人推斷將來結局一定不免一個很劇烈的內爭，這個內爭大概不外乎以下三種：（一）黑人的勦滅（Extermination of the negro）、（二）黑人的隔離（Segregation of the negro）、（三）黑人的同化（Absorption of the negro）。現在試就此三種略為討論。

在近代情況之下，勦滅一個一千餘萬的人口當然不是難事。但是訴諸人道及公理，却是絕對不能實行。格內哥利氏（Gregary）在所著顏色的恐嚇（The Menace of Colour）中曾引用舒斐爾特博士（Dr R W Shufeldt）黑人對於美國文化之恐嚇（The Negro A Menace to American Civilization）一書中之意見云：『我們如果能把所有黑人一律施以宮刑，當然是個絕妙的事情；』但是舒博士也深自悔恨的承認『這個方法是不能實行的。』為代替兇惡的勦滅，舒法博士曾經想了一個把所有黑人都送回非洲的辦法。當然這是一樣的滑稽，事實上絕對不可能的。

勦滅既然不可能，我們再來討論所謂黑人的隔離。所謂隔離有幾種不同的形式和程度。最極端的辦法。是劃出一州專爲黑人的居住，所有黑人都在裏面，白人一個不參加。我們知道實行這個辦法，不惟黑人極端反對，就是南部的雇主大多數也恐怕不贊成。所以這個方法是絕對不能實行。另外有些人以爲事實上既不能使黑人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同化於西方文化的社會，所以主張讓黑人自由發展，在各州內自成一個社會單位。其實美國現在就是實行這個方法，各地黑人都是被強迫的住居一定區域，公民權利被剝奪了，普通社會生活被隔絕了，而經濟的自由也是非常受限制的。我們知道這個現存的隔離法完全是不合法的，所以許多人以爲事實上既然如此，法律上何以不明白的剝奪黑人公民權利，實行所謂特別待遇呢？此外更有人主張黑人在可能範圍以內，儘可和白人作社會的隔離，藉以發展自己的社會與教育制度，只向白人要求政治經濟平等罷了。

無論那一種形式的隔離法，都是肯定了黑人至少不能享有政治與社會平等，而

且應該讓他們永久停滯在低劣的社會生活，自成一個異族的集團。至於第三種競爭方式與隔離法恰相反，這就是所謂黑人的同化。最極端形式的同化是主張白人與黑人實行自由的相互婚姻，使黑人得以在較短期間無形合併於白種人口之內。另外一種和緩的形式，則主張給黑人以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完全平等，使黑人漸漸同化於白人的社會。

我們知道像美國這樣多的黑人，想實行任何一種的永久隔離，事實上都是不可能。因為約近兩千萬的同種人口，是絕對不願意在一個國家裏面受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歧視的。既是這樣，恐怕除了適當的同化外，再沒有好的解決方法。但是這個解決的途徑又受了白人種族偏見的阻撓。白人一天要保持他們的政治經濟最高權勢，而且不能改變對於黑人的感情，所謂同化一天也就不可能。果然勦滅。隔離和同化都是不可能，那末恐怕除了不絕的競爭及其不幸的結局外，這個問題實在沒得解

美國黑人問題證明了種族競爭是次於政治經濟競爭，而且是由政治經濟競爭所推演出來的。但是種族感情一經激起，便非常強盛成爲一個盲目而不可理解的東西。這個感情常形成一種堅決的信仰，和獨斷的宗教信仰一樣。白人便是這樣的堅信黑人屬於劣等種族。且不能發展到和白人一樣的文化標準。這個信仰在白人的腦海裏面真是牢不可破，但是究竟沒有一個實在的證明。而且現在所有的證據，只證明這個信仰是一個種族的謬見。如果說是黑人生理上不適於西方文化，何以黑人裏面出過丁像布克華盛頓 (Booker Washington) 一類的人物呢？

這個不同種族的文化能力問題，現在爲種族感情或偏見所蒙蔽，確是一個很不幸的事。因爲這個問題實在是種族，文化與帝國主義問題的關鍵。現在爲這偏見所蒙蔽，還有許多重要問題。最顯著的便是各種不同種族與文化相互接觸的影響問題，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實在沒有真確的知識，因爲所有關於這些問題的記載，都是種族或政治偏見的產物。我們不知道什麼是使太平洋各島 (Pacific Islands) 土人滅

絕而發生白人與西方文化的真正原因。我們不知道在政治平等情形下，兩種不同文化相接觸，其結果一定會降低優等文化的標準至與劣等文化平齊這一個論調裏面，究竟有沒有一些真理。我們更不知道不同種族間相互婚姻的結果是怎樣。但是這些知識對於美國黑人問題和其他相似問題的合理解決，却是絕對必需的。

我們現在要終止黑人問題的討論了，因為黑人問題只是帝國主義逆轉問題三種形式裏面的一種。不過這個問題的討論對於其他兩種有了很大的益處。論到第二種形式，就要考察關於移民的爭端。加利福尼亞的白人拒絕日本移民，南非洲與鑿牙的白人排斥印度移民，澳洲的白人也是反對日本移民。凡是略為研究過美國黑人問題的人，對於這異種族異文化的大量人口雜處一個種族文化不同的國家裏面所發生的危險情況，當然沒有什麼懷疑。固然這種危險的情況應該設法避免。但是我却不相信如果有兩三百萬日本移民雜處在加利福尼亞或澳洲的白人裏面，或是幾百萬印度人雜處在東非洲或南非洲的黑人裏面，這個世界就是壞到什麼樣子。而且稍為有

點常識的人，也決不會斷定美國黑人問題將要復演而為澳洲的日本人問題。白人既然排斥亞洲人，而亞洲人那有不反抗的道理。現在亞洲人反對白人移民律非常激烈，因為他們也有一個可訴的公理與正義，何以白人能自由進入亞洲及非洲，而竟拒絕亞洲人來到所謂白人國家呢？幾千白人在鏗牙有什麼特權能夠排斥印度人呢？照這樣情形看，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公平的解決，其結果也可斷定是非常危險的。

帝國主義逆轉問題的第三種形式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我們在南非洲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南非洲聯邦 (Union of South Africa) 包有東角殖民地 (Cape Colony) 拉塔爾 (Natal) 川史費爾共和國 (Transvaal) 和阿蘭基河殖民地 (Orange River Colony)，全人口約七百萬，其中約五百餘萬有色人，一百餘萬白人。與聯邦緊連的有巴蘇圖蘭 (Basutoland) 史瓦基蘭 (Swaziland) 和貝川阿蘭保護國 (Bechuanaland)。這些地方的有色人約一百萬，白人約二萬六千。在聯邦之北，有南羅特西亞 (Southern Rhodesia) 與北羅特西亞 (Northern Rhodesia)，南羅特西亞有七

七〇，〇〇〇土人和三四，〇〇〇白人。北羅特西亞有土人約一百萬，而白人約及四千。是以南非洲全部共有土人或有色人約八百餘萬，而白人尚不及兩百萬。換句話說，在南非洲有色人是最大多數，而白人只是最少數。

白人是怎樣來到南非洲的呢？這完全是帝國主義運動的關係，前面各章已經討論過，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南非洲完全是一個黑人國家。但是在海角殖民地，拉塔爾，川史費爾和阿蘭基自由國，當十九世紀初期就有了荷蘭人與英國人的殖民及帝國主義運動。這些荷蘭人與英國人逐漸征服並佔據這裏的土地，而且視為白人的國家。不久，他們便獨立起來組織了自己的政府。這樣一來，最少數的白人對於最大多數的黑人就取得了政治與經濟的統治權。

我們現在當考察少數的白人如何在南非洲聯邦使用其權力。如果我們讀過布魯克斯教授 (Professor Brookes) 的南非洲土人政策史 (The History of Matits Policy in South africa) 或阿尼佛爵士 (Lord Olivier) 的非洲災難之解剖 (The anat

omy of African Misery)，就可知道美國黑人問題正復演於南非洲，而且被帝國主義弄得更其紛擾與劇烈了。在殖民運動開始的時候，白人就用經濟帝國主義的政策來對待土人。他們把黑人看作劣等種族。他們奪去黑人的土地。他們經營田地，礦山或工廠需要勞工的時候，更強迫或騙誘黑人作低廉的工銀勞動。縱然也有些土地是爲黑人保留的，但是黑人完全沒有守業權，如遇白人需要土地時，便可任意侵佔去。

及至白人獲得獨立並組織政府的時候，黑人便完全受了政治與經濟的支配。土地變成了白人的國家。白南非洲人對於土人的態度和美國人對於黑人一樣。現在同樣的問題都在南非洲復演了，而且所表現的形式和在美國所表現的完全相同。經濟情形一樣，有低廉黑人勞工的競爭，而白人和黑人在經濟上或職業上的界限却非常明顯。社會情形一樣，土人智識漸高，極力要求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政治情形也是一樣，發生了土人選舉權究竟是擴張或取消的問題，更有在承認土人投票權後，

將如何使其投票在政治上無效力的問題。

不但是在南非洲所發生的問題和美國相同，而且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也是一樣。剝奪或限制土人的教育機會，事實上已是不可能。一面施用新經濟制度，而一面要保持土人的原始生活狀態，自然成了極端的困難。既然把土人變成基督教徒並告以人類生而平等的理想，那就很難使土人長安於經濟奴隸的地位了。現在南非洲土人要求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的呼聲，已經震駭了白人不知怎樣應付是好了。我們知道在南非洲黑人是大多數，白人是最少數，白人就想勦滅或驅逐黑人出境，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勦滅或驅逐，既是不可能，那末所謂隔離方法怎樣？隔離法在非洲政治家的心目中好像是不二法門。赫佐將軍(General Hertzog)，布魯克斯教授與雪雷氏(Shearley Cripps)都是主張隔離的。但是他們的辦法却各不相同。有的主張把黑人和白人完全分開在不同的區域，且施用不同的政治制度與法律。而布魯克斯教授則反對這個辦法，而且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依布魯克斯教授的意見，隔離是

「種分化政策。(a Policy of differentiation)。他以為如果土人有了完全平等和白人地位完全相同，其結果一定是黑人被白人所仇視；反之如果土人屈服在白人之下，其結果一定是白人被黑人所仇視。是以唯一的辦法只有採用分別發展的政策。他主張在白人區與黑人區之外加設一個很大的中立區，為土人特設地方行政制度，在各種法庭內承認土人的不成文法，逐漸成立一個國民參事會，(National council)，並且嚴厲禁止白人和土人婦女發生性的關係。

布魯克斯教授雖然關於南非洲土人問題著了一巨冊書，講了許多詳細辦法；但是他的建議能否達到完全的解決，實在是一個疑問。除了隔離法之外，當然只有一個實行平等的同化政策。但是自稱優越的白人又那裏會贊成這個辦法呢！總之，南非洲的土人問題現在已經是十分緊迫與困難了。就是南非洲政治家現在也認識了這一點。我們試引述南非洲總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在倫敦的一段演講如次：

「我們稍為設想今日南非洲的紛擾情況與危險環境，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緊迫

的時機。因為我們現在所遇着的問題，乃是一個關係白人與黑人的社會問題。簡單的說這就是土人問題。這個問題不但是重大與困難，而且非常危險。如果用激烈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無論白人或黑人都要受很大的痛苦。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適當解決，不僅要求平允與公正，而寬容與堅忍也是重要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南非洲白人問題是美國黑人問題的復演。二者都是由於想建立一個完全代表西方文化的白人社會，同時要保存多數政治經濟屈服的黑人這個企圖的結果。其實，這個企圖是絕對不會成功的。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想使黑人完全不能習得西方文化的知識及其權力是不可能的。如果黑人一旦獲得了這些知識及權力，他們決不甘心居於一個屈辱的地位。

就美國說，黑人僅佔人口百分之十一，現在情形已經十分困難。而南非洲僅聯邦內土人已佔人口百分之七十八以上，若就全部英屬南非洲言，土人更佔百分之八十五，那末困難情形當可想而知了。在近代情況之下，恐怕誰也不敢相信八百餘萬

的黑人長是甘心受一百餘萬白人的政治經濟支配罷！

任何人都以為美國和南非洲的教訓可以把歐洲人教得以後略為謹慎些聰明些。那知道在東非洲的鑿牙，現在還有難處在兩百餘萬黑人中尙不足一萬的白人，公然主張這個地方是白人的國家，而且正有把兩百餘萬土人完全置於幾千白人政治經濟支配之下的企圖。他們不把美國黑人問題與南非洲土人問題作為前車之鑒，還想照樣演試下去，只可說是自走絕路。

總括起來說，所謂帝國主義之逆轉者，就是在帝國主義制度下，白人與亞洲人及非洲人相處的關係或態度問題。美國黑人問題與南非洲土人問題便是這種白人和有色人相處關係的代表。惟其是在帝國主義政策支配之下，所以無論美國黑人問題或南非洲土人問題，都是要在白人社會裏面永久保持亞洲人或非洲人的政治經濟屈服地位。但是現在自甘屈服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是以必然的結果在屈服者與統治者間發生了劇烈的競爭。如果這個過程照此繼續下去，其不幸的終句實在無法避免。

了。

第六章 世界文化會通問題

在以上各章，我們已經把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逆轉的歷史分析過了。由這個分析，我們知道這裏面所有的問題起於一個文化競爭，也就是發生於代表西方文化的民族和亞非兩洲民族間一種特殊關係。換句話說，這些問題是近代國際資本主義的結果，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文化走到絕境而必趨於崩潰的病象。但是由資本帝國主義所演成的文化競爭，無論就那一點說，都是一個國際關係問題。所以時代要求的世界文化之會通，或新世界文化的建設，全在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之改造。

帝國主義者對於國際關係的處理，一向是採用個人主義制度。(System of individualism)。所謂世界是強權國家的世界，每個強權國家都向着想像的國際真空(Imaginary international Vacuum)去追求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但是在這

個過程裏面，必然的遇着了兩個極大困難。就帝國主義國家自身說，相互間有不可避免的利害衝突。因為真實的世界並非一個想像的國際真空，一旦幾個強權國家所走的路徑衝突了，那末誰的利益應佔優勝的問題，便要由誰是最有強權的問題來解決，而最後的公斷人只是武力與戰爭。近代的國際戰爭差不多都是這樣發生的，而歐洲大戰更是帝國主義者的自作孽。就帝國主義的對象——殖民地或弱小民族說，已經激起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聯合戰綫，我們在以上各章已經看得非常清楚。既然如此，所以帝國主義者要想繼續這個傳統政策，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了。

不錯，現在帝國主義者變聰明了，知道國際問題須用國際組織或國際制度來解決了。國際聯盟會 (League of Nations)，不是已經巍然樹立了麼？但是誰也知道國際聯盟會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的一個聯合組織，有了這個互相勾結的把戲，固然相當減少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而侵略弱小民族或殖民地的方法則比較已前巧妙多了。我們如果稍為考察國際聯盟會對於亞洲問題，非洲問題與其他特殊問題的

成績，便可揭破聯盟會的假面具，而暴露其陰險而欺詐的真容。現在且看事實罷。

在國際聯盟會的盟約裏面，歐洲列強也說得很動聽：『在現代世界複雜環境之下，還有些尙不能自立的民族……』這些民族的幸福和發展成了文化上神聖的重託……『先進國家保護這些民族應該是聯盟會的受託者(Mandatory)，J……』亞洲已有很多獨立民族或國家。在這種情形，只須用行政上的忠告與贊助，以促其早日完全自立，當聯盟會選擇受託者的時候，更當尊重其意見。』

但是誰都知道簽訂這個盟約的列強，隨即違犯了他們的盟誓。在敘里亞，巴勒斯坦與伊拉克，(Iraq)，『受託者』的選擇絕未顧及那些民族的意見。所謂『受託的』土地已被視為帝國統治的一部分，也用不着什麼『行政上的忠告與贊助』了。而且法國對於敘里亞還是用武力征服的呢！至於『受託制度』之應用於非洲，也是和亞洲一樣的虛偽。在非洲這個制度變成了一個很巧妙的託詞，一則可以遮掩舊式帝國主義的赤裸，一則可以藉『文化上神聖重託』新名義代替股份公司來繼續在

非洲的統治與剝削。盟約上明明白是說：「凡非洲受託土地之行政，應以土人利益爲前提。」又說：「聯盟會爲非洲土人利益之信託人，但得委託某一國家執行之。」何以「受託者」常把受託土地當作其帝國統治的一部分呢？只就這一點，就可看透所謂「受託制」的僞詐了。再談到美國黑人問題，南非洲土人問題，或所謂移民問題，我們只看得見聯盟會處理這些問題的偏私與欺騙。既然心目中以爲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何以亞洲就不是亞洲人的亞洲，非洲就不是非洲人的非洲呢？

要之，國際聯盟會實際上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大團結，不惟沒有改變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而且比較已前格外來得巧妙些圓滑些。說得冠冕堂皇娓娓動聽的盟約，實際上盡拿來做幌子的。我們試看聯盟會近來處置國際事件的方法與態度，無一不是僞詐，無一不是代表帝國主義者本身利益，就可想而知了。唯其聯盟會的對外政策是有組織而且巧妙的，所以使各種殖民地或弱小民族，至今依然陷於

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紛擾狀態，要想鞏固政治經濟的新基礎，並練習如何運用西方文化的複雜勢力，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所以由資本帝國主義所演成的文化競爭，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深信：資本帝國主義所演成的文化競爭，絕對不是帝國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這個理由非常明顯。因為這個文化競爭並不是所謂整個的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競爭，實際上乃是反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壓迫，掠奪，剝削和偽詐所發生的一種紛擾現象而統治，壓迫，掠奪，剝削和偽詐却是帝國主義制度的靈魂，除掉了這些要素，帝國主義制度也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那末，國際帝國主義制度一日存在，國際文化競爭問題就一日不能解決，而世界文化的會通也就無從實現。反之，要實現世界文化的會通，便要解決文化競爭問題，要解決文化競爭問題，便要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制度。換句話說，世界文化的會通與新世界文化的建設，就全在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之根本改造了。

歷史和事實告訴我們，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制度現在已經走到快要崩潰的時期了，其本身所暴露的矛盾現象與危機已是無法救濟，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運動和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更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致命傷。同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制度也無形中孕育了新世界文化的條件培植了新國際制度的基礎。在一方面，各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在和資本主義接觸及其影響之下，漸漸習得了西方文化的方法及標準，不僅可藉以為推翻資本主義文化的武器，並是建立新社會文化的骨幹。在另一方面，因為反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已經促成了國際新勢力的聯合，最主要的便是日益澎漲的國際勞工運動，所以我們從這幾點看起來，新國際制度的基礎，已經在國際資本主義登峯造極行將崩潰的時候樹立了。而世界文化的會通或新世界文化的建設，也只能隨這新國際制度的實現而完成哩。

這個新國際制度，歷史已經決定其形式，是一個國際社會，或是一個世界國家

。在這個國際社會裏面，沒有種族的區別，沒有國家的界限，沒有階級的劃分。雖然也有團體形式的存在，但是相互間的政治經濟關係，完全是建立在一個協作互助的平等基礎上面。所有資本帝國主義制度下的掠奪，剝削，利用，私慾，偏見，欺騙，仇恨等現象，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總之，在這個社會生活之下，只有人對於自然的利用及鬥爭，至於人與人之間是絕對不會有利用與鬥爭的事實的。到這個地步，那裏還有什麼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文化競爭呢？這才是世界文化的會通了，這才是新世界文化的建設了。這才是真正人類文化的誕生了。我們為全人類的幸福計，祇有努力促成這個國際社會早日實現呢！

